

第五章 南传佛教的建寺文化

○向南传播的佛教

古代印度文化的涵盖与溶浸，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也彻底光辉照耀了整个东南亚。“南传佛教”通称是古西北印阿育王（有说是丘就却）派其子（有说是其弟）摩晒陀（或说是玛印达 Mahinda）及其女僧伽蜜多（Sanggha Mitta，僧伽米塔），由摩揭陀国或罽宾或犍陀罗南下至古中印度，更而到达南印度，乃至锡兰（Cey Lon，今之斯里兰卡，古称“楞伽岛”）。

“南传佛教”指的是后来影响了中南半岛、马来半岛、印度尼西亚群岛（Indonesia Archipelagoes）、婆罗洲（Borneo）等地所弘传的佛教（唯有越南北部的佛教早期是由中国传入，属“汉传佛教”，不归于本章范围；但是有部分学者认为南洋一带的佛教，如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华侨所信仰的佛教，亦应归为“汉传佛教”。）。很巧妙的是南传的“上座部佛教”弘传地区，大多生产稻米，也盛产香蕉、椰子，生活条件比北传（汉传）佛教优沃了许多，食物简直唾手可得。

由于地理上的接近，海陆两路的便捷，古代印度人因为商业上的关系，很早就到达中南半岛，并与东南亚诸国有所往来，于是宗教也随着向外输出。当宗教从从一个文明较高的文化传入文明较低的国度，其先进的宗教原样就很容易被当地保留下来。

因此，信仰“南传佛教”的国家早期就是“印度化的国家”，“婆罗门教”（后来称为“印度教”Hinduism）好比旧教的“天主教”，佛教好比是新教的“基督教”一般，在中南半岛地区被一视同仁。不过，各民族的生活环境稍有差异，文化的源头也有不同，佛教的流行型态则有所不同。就泰国的东北部与西北部，尽管都是信仰“上座部佛教”，也仍然可以区别出其不同之处。

虽然，东南亚（Southeast Asia）的中南半岛（Indochina，印度支那）包括缅甸、泰国、寮国、柬埔寨、越南五国，此区域曾被视为「文化落后区」，其民族与文化都受到印度与中国的影响，完全是地理环境造成的因素。因为湄公河源自西藏经中国云南省名澜沧江，然后流入寮国、泰国、高棉，最后从越南出海，数千年前的藏族人就沿着它移散到各地。而缅甸又紧临印度，除寮国外，其他四国都临海，加上利用海运，印度人也能轻易地到达。

中南半岛也是一个民族文化交融的地区，许多种族建立的国家，几千年来都

曾相互入侵，都曾因侵略交战相互跨越各国的疆域，血统也因此而交融混合，时至今日已很难厘清其中的恩恩怨怨。历史上各种族强盛时的疆界，并非如今各国的国界，简直就是一个任意游移的彩色大拼盘。这些古老的民族都曾在历史上骄傲地立足过，譬如今日在缅甸、泰国（古代建有投和国）、柬埔寨与马来西亚（古代建有顿逊国）都有猛族人（Mons，来自印度的得楞，被人类学者认为是猛吉蔑 Mon-Khmer 族）散居着或留下文化遗迹。

最特殊的是“南传佛教”因为使用的《三藏》及注释，至今仍然是巴利文，所以又被称为“巴利佛教”。“巴利语”是古代印度北方“雅利安语”的一种，与“吠陀语”和“梵语”的关系很接近。虽然“巴利语”在印度，从十四世纪以后便逐渐消失了，由于“巴利文”一直作为上座部佛教的经典文字与语言，于是被保存于南传的佛教国家。“巴利文”自印度而斯里兰卡，再传入缅甸、泰国、寮国、柬埔寨等地，奇迹似的成为“南传佛教”僧侣的共通语言。有学者认为乃是佛陀当时反对以“婆罗门教”的梵语来弘法，而鼓励僧侣以地方通俗的巴利语来传教的「先知」结果。

我们发现自古至今所有“南传佛教”国家君王的加冕礼，都是采用“婆罗门”（Brahman）的繁复仪式。可是这并不稀奇，原来这是印度文化的一种习惯，“刹帝利”（Ksatriya）种姓的王位，如果不能提升到因陀罗（Indra，帝释天）大神的地位，民众是不会信从的，君王一定要设法证明自己是一个寓人形的伟大神明降世，那么通过“婆罗门”的仪式，的确可以办到（让人民相信），所以也就心照不宣，一直沿袭至今。“上座部佛教”（Theravada Buddhism）本来也只是印度文化之一种，自然地在全国君王的考量下，与“印度教”并存不悖。

各国的佛教（或印度教）君王往往借着武力征服后，才放弃暴力而大修功德。这种理想化的统治者，便自称为“法王”（或“神王”）或“菩萨”转世，以便从宗教中谋求政权的合法性、权威性，他们在历史上比较有名的有频毗沙罗王、阿育王、迦腻色迦王；锡兰的杜达伽摩尼王（Duthagamani）和波罗迦罗摩巴护王（Parakramabahu，1153-1286）；缅甸的阿律奴陀（Anawratha，Aniruddha，1044-1077）、江喜陀（Kyanzitha，1084-1113）；泰国的拉玛甘亨（Rama Khamheng，1275-1317）；柬埔寨的阇耶跋摩二世（Jayavaman II，“神王”）、阇耶跋摩七世（Jayavaman VII，1181-1219，法王）等等。他们都自称是“转轮王”或“神王”应世。早先阿育王还不曾自称为“菩萨”（Bodhisattva），但是在锡兰和缅甸，从十世纪以后，国王才获（取）得“菩萨”的身份。

很有趣的是，有一尊历史古老近两千年的翡翠玉佛，被辗转传递在中南半岛，曾供奉在锡兰、高棉、寮国，现在则供奉在泰国王宫内。说来离奇，玉佛所到之国，佛法兴盛，国力富强。其中明明白白显示着中南半岛的各国，对于看待这尊

玉佛，在宗教与政治上有着微妙的关系，其中的明争暗夺，在未来可能惹起战端，读者不妨仔细详读本书，自可明白。

○斯里兰卡的佛教与建筑文化

今之“锡兰”国是又名“楞伽岛”的斯里兰卡（Sri Lanka）国，古名为“狮子国”（Sinhala-dvipa，dvipa 的梵文就是岛），近世才称为“锡兰”。据说佛陀曾到岛上演说《楞伽经 Lankavatara Sutra》。本岛距离印度次大陆只有三十公里，像是一颗翠绿的水滴，正从印度半岛的南端掉到湛蓝的印度洋（Indian Ocean）上。岛上最多的人口是约在西元前五、六世纪来自印度雅利安农人的一支“僧诃罗人”（Sinhala，玄奘译为“僧伽罗”，即狮子族人），尤其义净当时就直接称斯里兰卡为“僧诃罗”国。

“僧诃罗人”这个民族最早是从北印度移居到此，大约在西元前六世纪开始渡海而来，使用雅利安语系的僧诃罗语，早先大都是信仰“婆罗门教”与“耆那教”的教徒，现在都信仰佛教，约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九；再者是从南印度渡海而来的塔米尔人，大都信仰“印度教”；其余是信仰“伊斯兰教”的“摩尔人”（Moors）。

斯里兰卡国目前领土面积有 65,610 平方公里，总人口数约为 1,845.5 万人，首都在可伦坡市（Colombo）及附近的可提市（Sri Jayewardenepura Kotte，坎底市）。据史料说西元 371 年，晋简文帝咸安元年，锡兰国王自南印度迎回佛牙舍利。始建于五世纪的佛牙寺（Malada Maligava），如今仍为斯里兰卡精神生活的中心。

锡兰早先也曾有文字记载，后来在西元 430 年左右，有南印度名僧兼“巴利文”注释家觉音论师（Buddhaghosa，布达哥沙，也称为佛音），来到古都阿耨陀城大寺游访，他著有《清净道论》，是注释三藏的纲要书。后来觉音论师再以印度方言“巴利文”，依锡兰留传之僧诃罗语佛经，加以文字化，并注释完成。从此奠定了「大寺派」以及教学的基础；而北传佛经则以古“印度教”或“婆罗门教”官方用语的“梵文”，或婆罗门文与胡人方言之“佉卢文”，来作为北传佛教的用语。“南传佛教”的经典通常是在类似棕榈叶之贝叶上，以竹刀一片片刻上巴利经文，再以线装订成策，加以文字化的。

但是也有记载说约在西元 430 年，南印度的陀密罗（Damila 又译为塔米尔）族人入侵斯里兰卡，因为战争而饥荒，许多僧众被迫逃难到他地。这时有远见的佛授（Buddha-datta）与帝须领导比丘们在中部的玛它列（Matale）集会，终于在阿卢精舍（Alu-vihara）以口授心传的方式将三藏写在贝叶上，作为永久的

保存。（另一说是伐塔嘎摩尼·阿巴亚王下令刻成贝叶经的，请见下述。）后来保守的「大寺派」更将“南传佛教”做了系统化，而再从斯里兰卡向东南亚传递。因此“南传佛教”的佛教，都自称是自己就是正统的“上座部佛教”，这种例子在佛教史上常见。

总之在“南传佛教”中，斯里兰卡佛教曾作了第五次的佛经结集，缅甸王也作第六次的结集，为的是排除外道邪说，因为南传的僧侣们也发现正法已受到挑战。通常会以为向南传播的佛教都是“小乘佛教”（Hinayana，也称“上座部佛教” Theravada），主要的理想是以成就为阿罗汉这样的圣者，为修行的最终目的。其实他们也曾有“大乘佛教”（Mahayana）与“密乘佛教”（Guhyayana，Vajrayana）出现，而不是单纯的只信仰“小乘佛教”。因为当时印度佛教一直在发展转变，传入的时间各因其发展势力的强大，而有不同。

南朝宋元嘉六年（西元 429 年），有外国船主难提（Nandi）曾载狮子国的比丘尼来刘宋城都建业（建康）；又于元嘉十年，难提再载来狮子国的比丘尼铁萨罗等十一人。史载该年僧人僧伽跋摩（求那跋摩 Ganavarman）和狮子国（Simhadvipa、Simhaladvipa，古“僧诃罗”国，又称“执师子国”）比丘尼主持，让中土的慧果、净音在南林寺重受具足戒，是为中国尼众受“全戒”之始，当时即有不少妇女出家为尼。

斯里兰卡有一部编年史《大史》（Mahavamsa），记载着西元前六世纪文明开始传入，是西元六世纪时一位长老摩诃那摩（Mahanama）以巴利文（Pali）所编写的王朝史和宗教史史诗。《大史》记载佛陀曾亲到斯里兰卡三次，但是历史资料显示，真正将佛法传入斯里兰卡的，是阿育王未得王位前与民女所生的儿子玛印达（Mahinda）和女儿僧伽米塔（Sanghamitta），两人都出家修得“阿罗汉”果位。

玛印达率伊帝耶（Ittiya）、乌帝耶（Utiya）、山巴拉（Sambala）、拔陀沙罗（Bhaddasala）四位比丘等数名一团体出家众渡海到岛上后，与国王提婆难毗亚·替沙（狄瓦难毗·提沙，Devanampiya Tissa，意为天爱帝须，或简称帝沙，西元前 250-220 年在位）相遇于密沙迦山（米辛塔里圣山，Missaka hill，山上现有一座佛塔，名坎塔卡斯底亚佛塔），经有智慧的对谈后，长老乃向国王及随从说法，并接受国王的皈依。

国王回到国都阿努拉达普拉（阿努拉布拉，Anuradhapura，阿耨罗陀城），即以皇宫之摩诃弥伽花园（Mahamegha park）为“僧园”，作为玛印达及僧众们的居所。后来发展成有名的上座部佛教「大寺」（Mahavihara），而这里的僧团就被称为「大寺派」。从历史上的资料看出，斯里兰卡的「大寺派」属于上座部

分别说系的铜牒部，但一说是属于“法藏部”的南派。

当时玛印达为坚定国王的信念，建议向印度请求移植佛陀证道的菩提树，经阿育王同意，阿育王亲赴菩提伽耶，从圣树上取下树苗，并派僧伽米塔等十一位比丘尼亲自以金罐盛装，隆重地送到斯里兰卡，国王下海亲迎圣树，种植于王都。目前此国宝圣树依旧盎然茂盛，苍翠浓郁，如今还派驻军二百余人保护，四周并有八大寺庙护卫，其中一座名「菩提树寺」。菩提树也在岛上分植传播，成为今日岛上神圣的标志，到处可见菩提树壮大的树影。

阿罗汉僧伽米塔比丘尼在斯里兰卡也主持了国王兄妻阿努罗（Anula）及侍女们的受戒仪式，并建立了优婆夷庵（Upasika Vihara），让岛上四众俱足。国王在位四十年，广建了许多佛寺，是让佛教落实在岛上的一位伟大君王。

位于密沙迦山东方山下的坎塔卡斯底亚佛塔（属神迹纪念塔 *uddesika* 之一）是锡兰最古老的佛塔，内外无佛像，只有石座与佛足印，供人礼拜。塔四方突出的部分称为「瓦哈鲁卡达」，上面还留有一世纪时杰出的花、鸟、象浮雕。从密沙迦山山腰向西远眺，有三座佛塔，“鲁般瓦利沙亚佛塔”、“杰塔瓦那佛塔”、“阿巴亚基斯佛塔”，三座佛塔所围的地区，就是古圣都阿努拉布拉城。离坎塔卡斯底亚佛塔远一点，有一座托帕拉玛佛塔寺，密藏着约 2300 年前随玛印达奉请到岛上的释迦牟尼佛的右锁骨遗骨。阿努拉布拉还有一座伊鲁穆尼亚寺，这座佛寺是玛印达为比丘们所建的佛寺，此寺四周每年结满了芒果，如今只剩佛殿与让水牛浸泡的大池塘。

四世纪时，一位著作《拉加巴姆沙》一书的学者，到今阿富汗境内的巴米扬大佛地区访问，回来后向玛哈西那王（西元 334-362 年在位）说，巴米扬大佛的脸像与国王和王子很像，于是国王便下令在卡拉威拉西方，走路约一小时路程的山区雕刻沙西鲁瓦大佛。

但是继位的西里梅加宛那（西元 362-409 年在位）因信奉大寺派的小乘佛教（别名铁拉瓦达），便停建此佛。此尊佛像为未来佛弥勒的立像，是四世纪锡兰海鸥派造型最古老的佛像，至今连未完成的台座，总高有 12 公尺。五世纪时的达兹西那王（西元 459-477 年在位）则在卡拉威拉西方约 2.5 公里处又雕刻了 14 公尺高的奥卡那大佛，也是未来佛弥勒的立像。

阿育王时代接受佛教传入，此锡兰的提婆难毗亚替沙国王在逝世后，曾由多位儿子相继继位，曾被不信佛教的印度塔米尔人所篡夺。直到杜塔嘎摩尼王（Dutthagamani，西元前 161-137 年在位）一统天下，扫除各小王势力，佛教才再度抬头。杜塔嘎摩尼王也感于战乱纷争的血腥，不如在国都阿努拉达普拉兴建佛

塔以及发展佛教。

其中鲁般瓦利沙亚大塔如今犹存，该塔始建于是时，后由继位的娑达帝沙（Saddha-tissa）完成。白色的“鲁般瓦利沙亚佛塔”，屹立于丘陵高地，与古老的人工湖隔岸相峙。塔之周围有公 89 公尺，塔高 103 公尺，基座达 45.72 公尺深，以黄色的印度粘土及白色的砖块砌成，砖块估计有四千余万块，故外观呈现纯白色。塔内藏有释迦牟尼佛的遗骨，以及一钵佛陀舍利子，为举世供奉佛舍利最多的佛寺，是锡兰最高大的佛教象征、千年古迹。

娑达帝沙王之幼子伐塔嘎摩尼·阿巴亚（Vattagamani Abhaya）因王子间争王位，造成塔米尔人的夺权，而逃亡国外十四年，其间受到摩诃帝沙长老（Maha-tissa）的大力拥护。小王子逃亡期间，曾受到一处耆那教神庙斯利寺（Sri Arama）教徒的嘲讽戏弄，发誓将来一定夷平神庙改建佛寺。后来伐塔嘎摩尼终于复位，果然将神庙夷平的原址改建为「无畏山寺」，并任命摩诃帝沙长老为住持，并且提供大量的日常用品，寺众增多后，遂与原来的大寺派（Mahavihara，摩诃比诃罗，专习小乘）形成伯仲势力。

后来在一次大寺派某长老违犯教规，其弟子投靠无畏山寺（Abhayagirivihara，阿跋耶祇厘，属犍子部，兼学大、小二乘，亦称法喜部），而引发斯里兰卡历史上第一次教团的分裂，从此宗教纠纷不断。而岛上还有较小的一派是由「无畏山寺派」再分出来的祇多林寺部（南寺部，又称海部）。「无畏山寺派」是采取开放的态度，因此后来仍与印度的各派交流，更容纳“大乘佛教”。

西元 411 年，东晋高僧法显从印度到锡兰，住了两年。曾在《法显传·师子国》记无畏山寺：「王于城北迹上起大塔，高四十丈，金银装校众宝合成。塔边复起一僧伽蓝，名无畏山，山有五千僧。起一佛殿，金银刻镂，悉以众宝。中有青玉像，高二丈许，通身七宝炎光，威相严显，非言所载。……城中又起佛齿精舍，皆七宝作。王净修梵行，城内人民净信之情亦笃。」青玉像或许是伐塔嘎摩尼王以后才有，但可肯定佛殿应是伐塔嘎摩尼王时所建。

据说伐塔嘎摩尼·阿巴亚国王见以口相传的传播佛法方式并不佳，乃下令教团将佛法经文记录成书（非巴利文），以贝叶制成，据说完成于马特列（Matale）的阿卢寺（Aluvihara），此寺如今尚存，为斯里兰卡的佛教圣地之一。

唐密「开元三大师」之一的不空（Amogha vajrah）法师是斯里兰卡人，出生于唐中宗神龙元年（西元 705 年）。西元 718 年赴爪哇，拜金刚智（Vajrabodhi）为师，后随师到唐弘法，后来受封官位为“开府仪同三司试鸿胪

卿”。唐玄宗天宝八年（西元 749 年），因亲密弟子刘巨麟贪赃被赐死，玄宗对不空诏令「许归本国」，由海路回到斯里兰卡。不空在流放四年后，从斯里兰卡获得多部密教经典返回中土。

但从许多碑文与雕刻证明，在舍那一世（西元 833-853 在位）时代，金刚乘佛教正式进入斯里兰卡，并被国王信仰。佛教密宗的强大影响力，曾远播至中国及东南亚。斯里兰卡人选四月到五月的月圆日（中土的农历四月十五日）为浴佛节，并大量布施。原属于婆罗门教的神祇，“火神”阿耆尼、“雨神”钵闍尼耶、“毗湿奴”的大蛇座骑都在此时期被吸收入佛教的“天部”。

九世纪以后到十六世纪初的锡兰，虽然朝代迭起，但仍坚信着佛教，也继续着佛塔等之建设。在十二世纪时，佛教曾经一度衰落，当时的维阁耶巴護王（Vi jayabahu, 西元 1055-1110 年在位）鉴于国内并无足够的受戒比丘执行僧团的宗教活动，便遣使往缅甸，向浦甘王朝迎请传法使团传法，才真正确立了锡兰的上座部佛教。因此直到如今缅甸僧团的占有率（Amarapura-nikaya）约占百分之二十四。

该王还建立了整肃僧纪的“僧伽法庭”，以确保锡兰岛上的剃度制度和承传世系。在西元 1753 年时，锡兰改由泰国迎请传法比丘，反而形成今天岛上最大的宗派——暹罗派（Siam, Syama-nikaya），为最保守也是最大的寺庙占有者，占有百分之六十五。剩下的百分之十五则属于孟族派僧团，那是西元 1864 年由下缅甸孟族传入的派别。

明永乐中（西元 1403-1424 年），郑和下西洋至锡兰，其王亚烈苦奈儿发兵五万要劫郑和，反被郑和由间道乘虚攻拔其城，生擒王及妻子、头目，带回献于朝廷。明成祖悯其无知，并妻子皆释回且给以衣食，命择其族之贤者立之，至 1459 年止先后仍遣使来贡，但后不复至华。西元 1505 年葡萄牙人为了肉桂等香料，强行登陆占领锡兰岛，提倡基督教，视佛教为异教；西元 1658 年荷兰人继葡萄牙人之后统治锡兰；从西元 1796 年换成英国控制了锡兰，一直到西元 1948 年锡兰脱离英国的统治为止，可说是斯里兰卡佛教长达四百多年的黑暗期。

斯里兰卡岛的佛教艺术中，香火鼎盛，历时最长久的「岩石佛殿」是旦普拉佛窟（Dambulla Cave）。有一千八百多年历史的旦普拉佛窟，工程始于阿巴耶王时期，根据碑文记说如果属实的话，那么全世界第一尊的佛像，可能就是建自这座佛窟的第一窟，比起印度还要早百余年。旦普拉佛窟的佛像是南洋国家缅甸、泰国等国模仿学习的榜样，锡兰的绘画与雕刻技巧，随着上座部佛教的弘扬，直接影响南洋诸国。

岩石佛殿共有大小不同的石窟五处，第一窟供奉着五十六尊高大的佛陀立像及四十七公尺长的巨大涅槃像，卧佛的双足就超过一般成人的高度。洞内佛陀的画像、壁画多达千幅，非常丰富壮观。第二窟最大，但与第一窟大致相仿，石雕佛像也有一百五十尊以上，还供奉有锡兰最后一位国王的石像。

○缅甸国的佛教与建筑文化

现今的缅甸领土面积有 676, 581 平方公里，总人口数约为 4, 449. 7 万人。全国四千四百多万人口就有四分之一是印度人，其他尚有泰族、猛族、藏缅族、骠族人等八个部族共同组成了这个国家。缅甸全国的教育工作从古至今，都是交由佛教寺院担任。通常缅甸的每一个佛教徒男幼童在七、八岁时，都要入寺为沙弥，至二十岁时，可以还俗。愿终生为僧不还俗者，则留寺修行。由于僧侣对信众的普遍教育识字、读经，所以缅甸几乎没有文盲，这也是“南传佛教”国家的特色。可惜近年来经过军事政府的统治，缅甸仅留存了高中，而缺乏大学的教育。

虽然有考证出来，在五千年前，缅甸（Burma，浦麻，或称 Myanmar、Myamma，系由婆罗门 Brahma 转来，也称 Mirma）的伊洛瓦底江（Irrawaddy river）中游已有人类居住，可是缅甸历史在十一世纪以前的事迹，缺乏文史的佐证。相传在佛陀在世的时期，有一些藏缅语系的部落南下进入伊洛瓦底江上游地区，而到了阿育王时期，他们的前哨骠（Pyu、Piao、Pru）人及其它部落联盟在太贡建立许多小国，在对付共同的敌人时则联合起来，有点近似现代的联邦（Federal）或邦联（Confederation），但某些方面还是比不上。直到骠国灭亡以后，这个种族如今已不存在，可能为它族所同化，也可能就是现今缅族人的前身。

在锡兰的《岛史》（Dipavamsa）记载中，以及缅甸人自己也传说，在阿育王时代，有二位传道师孙那（Sona，须那）及乌塔拉（Uttara，又译为郁多罗、郁多罗或乌多罗）长老，受命分送佛陀舍利到各国，曾由海路到“黄金半岛”（金岛 Suvarnavipā）孟国，即今下缅甸锡唐河流域的直通（Thaton，或译为打端，即古称的金地 Sudhamavati，猛语的 Sathum）地区弘传佛教，当时就有信徒六万人。可惜至今一直都没有资料或遗迹可以证明，因此泰国人都说这二位传道师是到达泰国的佛统。但正确可考缅甸西北部的佛教是从印度南部阿萨姆省（Assam）经陆路直接传入，时约西元前一、二世纪。

西元前一、二世纪时，猛族人（Mon）在今缅甸西部及南部滨海地区建立了“林杨国”。《太平御览》卷七八七引万震《南州异物志》说：「林杨在扶南西七千里，地皆平博，民十余万众，男女行仁善，皆侍佛。」还有说：「有数千沙门持

戒六斋日，鱼肉不得入其国。」故知林杨国是信仰佛教的国家，猛人先从印度传入佛教，然后再由猛族诸国传到“骠国”，骠国也成为佛教的转运站，中国云南尤其是南诏的佛教，就是由骠国传入的。

后来因为逐渐南移，到了西元 500 年以后，骠人建立了室利差坦罗城（Sriksetra，古城国，在今下缅甸卑谬 Prome 附近），控制了中国与印度之间的通商之路。这期间就有小乘佛教流传。该城在九世纪时被南诏国攻陷，遗民逃至浦甘（浦干或蒲甘 Pagan，即帕干 Pagan）投奔缅族，缅人（Mien）遂成为藏语系部落的领导者。缅族的祖先原是由云南移入的羌族，所以缅甸受南诏国的影响很深，缅甸的佛教也影响了南诏。（南诏国是古云南地区的王国，是细奴逻在西元 649 年建立的，与唐朝共存了一百六十余年。）因滇缅山区盛产银矿等五金，内地汉人均前往缅甸煎炼，故自古土司与缅夷关系良好，交易往来常有。

浦甘历代的国王都自认为是“菩萨”降世，是人间的“法王”（dharmaraja）才能来治理国家，稍有别于高棉的“神王”（devaraja）宣传。西元 1044 年有骠人血统的「浦甘王朝」国王阿奴律陀（Anawrathta、Anuruddha）即位，十余年后，便以都罗婆陀（Theravada）派小乘佛教为国教。

西元 1056 年，第一位到浦甘传教的是信阿罗汉（Shin Arakan），据说他想使上缅甸崇信异教的人们改信佛教，先隐居林野间，后来经过樵夫的介绍，得到阿奴律陀的赏识与信任。他说服了国王崇奉小乘佛教，从而用政治力量去推动佛教，同时也摧毁首都浦甘一带的崇尚持咒修行，属于大乘佛教的支派“阿利教”（Ari，有学者说是雅利安 Arya 的转成，但信仰观音、弥勒佛、文殊菩萨）。当时的“阿利教”信徒有六万人，可能属于后期密教的支系，可是行为堕落放荡，于是被阿奴律陀王驱逐。

阿奴律陀王更因为遣使求取南部直通（沙塘 Saterm、善法城 Sudhammapuri）地区的三藏（Tripitaka）不得，便发兵攻打，活抓直通摩奴达王（Manudha），掳回很多人民与僧人、技术人员，还把直通的白象三十二头与三藏三十部，以及其他经典、佛宝，运回浦甘。并为了让邻国暹罗人民信仰佛教，也发动一场战争。

浦甘是当时佛教的中心，考古学家后来在面积将近四十二平方公里的城里，找到成千成百的佛寺遗址，据说当时在浦甘周围四十平方公里的地区，就建造大小四千座以上的寺塔。比较雄伟的佛寺，多为国王所建，如阿奴律陀（西元 1044-1077 年在位）所建的瑞海宫佛塔（Shwezigon Pagoda）、江喜陀（Kyanzitttha 西元 1084-1112 年在位，又译为开辛他）所建的阿难陀寺（Ananda Temple）、阿隆悉都（Alaungsithu 西元 1112-1167 年在位，江喜陀的外孙）所

建的它冰瑜禅寺（Thatpyinnyu Temple）与瑞古寺（Shwegu Temple）、那罗都（Narathu，西元 1167-1170 年在位）所建的檀摩衍寺（Dammayan Temple）等等。

这些国王建立佛寺的目的，如阿奴律陀因杀族兄、那罗都杀父而篡位，都是为了赎罪；开辛他所建佛寺，为了宣扬浦甘的强大及其国佛教的隆盛；阿隆悉都则是作为归隐的场所，但他在病重时却被幼子那罗都所杀。人们则除了把所有的财产献给佛寺，还把自身与妻子当为佛寺的奴仆，以求死后能够解脱或获得来生的利益。

阿奴律陀所建的瑞海宫宝塔藏有来自下缅甸卑谬（Prome，又译勃朗）区所供佛的锁骨、来自锡兰区所供佛的上颚齿牙。但很奇怪的是，又有“阿利教”（Ari）所祭祀的三十七个龙神的神堂。显然佛教得到优越的地位后，仍容忍别的宗教，并且让它们并存。

虽说当时浦甘流行“小乘佛教”，但后来也深受拉干和东孟加拉密教的影响。不过，至今缅甸的文化仍保存着浓厚的“上座部佛教”色彩。西元 1084 年即位，“缅甸的统一者”——江喜陀王自称为「三界（人、天、梵）的太阳，幸运的佛教之王」；西元 1098 年他在拜谒传说中的黄金地国（Suyannabhumi）时又自称为：「王中之王，最胜自在者（Paramisvar），强大的世界之主（Balacakkrawar），乘白象者，遍知的菩萨，未来成佛并拯救一切众生的人。」

缅甸正因为是封建的王族统治，并没有发挥小乘清修获智的精神，人民与贵族倾向于“积功德”的宗教行为，把个人财富用于宗教上，如向僧侣提供食宿，大量建造寺塔，听说施舍越多，获福越大。阿隆悉都王曾在它冰瑜禅寺的塔碑上写道：「积大功德，以建佛寺，祈求佛惠，然岂独为己，愿利众生。梵天、摩罗，我不思为；帝王之尊，我亦不羨。稽首所求，非独罗汉；生平所志，愿为佛陀。将造长堤，以济众生渡轮回；竭我所能，普救众生入天堂。」

在东南亚的各国历史上，有一个比扶南国更古老，文化还要高的“猛族国”（Ramannadec），它是印度佛教最初传入东南亚的国度，也是东南亚国家传播佛教的中心。有学者说猛族人来自印度南部的马德拉斯（Madras）的地方叫做得楞（Telingana），所以缅甸人称他们为“得楞”（Talaing）人。

十一世纪「浦甘王朝」的阿奴律陀（Anawrahta，西元 1044-1084 年在位，有缅甸阿育王之称）曾征服在直通（Thaton，今怒江流域的摩地勃 Mattmah、Martabon）的猛人国家，把三万多猛人学者、僧侣、工匠掳掠回国，并用三十头象驮回佛教经典，但猛人也多次逃往暹罗。后来继位对缅甸统一作出贡献的江喜陀王（西元 1084-1112 年在位，又译康瑟达王）及阿隆悉都王（西元 1112-1167

在位），都继续大兴小乘佛教。

哈威在他所著的《缅甸史》中写到：「直通之俘虏中有甚多工匠，繁衍以后，对于缅北，殊有贡献，并产生三项直接效果。第一，阿罗汉自直通僧侣中获得甚多襄助之人，并以享有前所渴望之经典，乃建三藏经楼，以珍藏之，此一建筑物，迄今仍可于浦甘见之。第二，巴梨文渐代梵文而为经书之正式文字，小乘佛教渐代北派佛教而为人民所崇奉。第三，缅人采用得楞字母，而始有文字。」

元世祖至元十四年（西元 1277 年）元军首次入侵，第二次于至元二十四年（西元 1287 年），元军伐安南后，又降服缅甸。九世纪初，本居中国南部藏缅族进入猛族（Mon、Rman、Rmen，孟人）区所建立的缅甸「浦甘王朝」便臣服元朝，但十二年后，王城却被掸族 Shan（Tan）烧毁，有四百五十年历史之「浦甘王朝」便从此消失。而现在缅甸的领土，则是十八世纪时，「阿拉巴亚王朝」统一缅甸以后的疆界。

缅甸虽是小乘教国家，但是史料记载唐太宗贞观三年（西元 629 年），有密宗“阿闍梨教”由滇缅传入云贵地区的南诏，称为「滇密」，可知缅甸先前是信奉密教的。而西元 690 年金刚乘在南印度诸国及狮子国发展兴盛，应该有些相互影响的关系。至于在浦甘被摧毁的“阿利教”，是否是“阿闍梨教”？将收集到资料后另文探讨。

缅甸的瑞喜宫塔建于西元 1509 年，该塔以 37 种纳特精灵为护法神，保护所供养的佛舍利。有人向阿律奴陀王请示，为何要在佛塔中供奉种种鄙陋的邪神，王回答说：「世人决不会以新的宗教传入而遽然奉行之，所以不如任其信仰旧时诸神，日久以后，自然改信新宗教。」缅甸佛教与原始宗教的“纳特”崇拜合祀，便产生了一系列禳灾、祈福的巫术仪式，和尚也就必须履行原来的萨满职能，担任占星预言和驱鬼的职务。

仰光市的大金塔等宝塔

缅甸的佛教建筑都以佛塔为主体建筑，所以缅甸国内可说是佛塔林立，就有「金塔之都」、「百万佛塔之国」的美称。缅甸首都仰光（原名达光 Dagon，雍笈牙王将其改称 Yangon、Rangoon，谓战乱平息之意。）位于仰光河的北岸（伊洛瓦底江支流），为一大商港，素有「宝石之都」及「东方花园」之美称。

仰光市北郊山丘上的雪达根佛塔（Shwedagon Pagoda，又译瑞德宫佛塔）为世界第一的大金塔，又称「大金塔」，已有千余年的历史。塔中有一尊大玉佛，是平时居民最喜欢前来休息或拜佛的热闹据点。据说建于西元前 588 年（佛应仍

在世，这也是历史参考资料之一），高近一百公尺（326 feet），形状像扣在地上的大钟，塔顶及外观以 66 吨纯金片打造并成，内部是砖砌筑而成的，外表则铺以千层的金箔，所用黄金达七公吨以上，在其周围环绕着 68 座外表以金箔贴成的小佛塔，大金塔顶端有一支黄金风标（Gold Vane）插在以黄金杂宝镶雕的宝伞（Gold Umbrella）上，整组宝伞上面悬着 1000 多个金铃和 400 个银铃，风标端原有一颗镶着 7000 多粒宝石的黄金钻球（the Diamond Orb.）及一颗世界最大 76 克拉的钻石，但因宝伞于西元 1930-1931 年间遭受几次大地震破坏，并为了安全起见而被取下保管。西元 1999 年 4 月 4-6 日，由缅甸军政府主持整修，重新装妥后开放参观，一片金碧辉煌，令人惊叹。

大金塔四周还林立着许多的佛寺、庙宇、博物馆，让整个场地显得很壮观。据说大金塔地基内珍藏有释迦牟尼佛亲自赠与的八根头发（Buddha's sacred hair relic），以及过去三佛的衣物（拐杖、滤水布、袈裟）。所以礼拜大金塔，还可以礼拜到几千万年前的三尊古佛。建于西元 1997 年的佛牙寺，是为了在 1994 年从北京请来一颗佛牙，在仰光供参拜三十天，瓦城十五天。于是两地同时建造一模一样的佛牙寺。缅甸的佛寺附近，多半种植菩提树，但不能随便摘取树叶，都是捡取掉落在地上的落叶，作为纪念品。

建于西元 1952 年的和平塔（Kaba Aye Pagoda，属衣冠塔 paribhogika 之一）也是缅甸的佛教文物重地，塔内收藏了许多各年代修行者留下的舍利，以及佛陀两大弟子舍利弗和目犍连尊者的衣物。宝塔的旁边约二百尺有一座可容纳万人的石洞道场，西元 1954 年，为纪念佛陀涅槃二千五百年，所举办的第六次「世界佛教大会」（以及第六次的《南传大藏经》最完善的结集），就在此道场举行。后来此万人山洞，平时作为国外法师莅临缅甸说法的道场，也是一年一度和尚考试的场地（12 月 29 日至 1 月 30 日）。

乔达基佛塔（Chaukhtatkyi Pagoda）始建于西元 1907 年，供奉全缅甸最大的卧佛，这尊卧佛高八公尺、全长七十二公尺，佛足底部还刻有 108 种动植物，代表佛陀生来就有能力掌握天地万物。此塔寺因毁损不堪，又于西元 1966 年重建，今与大金塔成为缅甸最具有代表性的佛教建筑。

“斯雷”（Sule）是雪达根宝塔所在圣山的守护神，所以在仰光市中心，建有一座斯雷宝塔（Sule Pagoda），高有五十一公尺，塔内藏有佛陀遗物及斯雷神的塑像。附近是室内最繁华的街道 Maha Bandoola street，则是政府机关、学校聚集之地，缅甸的独立纪念碑也在附近。

距仰光市北方约八十公里，位在 Sitaung 流域中 Hamsanati 的庇古（Pegu、Bago，白古、摆古、布古）小镇，是十五世纪缅甸战国时代孟族建立「庇古王朝

时」的首都，自古有「竖琴之都」的雅称。据说在二千年前市区便有一座“雪曼达佛塔”（Shwemandaw Pagoda，瑞摩陶佛塔），此塔历经三十二次的地震，损失不小，最后一次在西元 1953 年才修复完成，历时二十三年。此新塔高 114 公尺，比仰光大金塔还巨大，塔基藏有佛陀的两根头发，但只允许男信徒参拜。

西元 994 年，庇古的米迦狄帕王（Migadippa）兴建了雪塔立安大卧佛寺（Shwethahlyang Pagoda，雪达良大卧佛），里面保存有一座砖造的雪立安大卧佛，长五十五公尺，高十六公尺。曾因战乱荒芜于森林中，直到西元 1881 年，才因美国人协助修筑仰光至庇古的铁路，而使露天卧佛再现于世。佛像四周雕塑了卧佛兴建的故事壁画，以及玻璃镶嵌的各式图案，工艺精巧，令人赞叹。

缅北的佛塔

位于缅甸中部的曼德勒（Mandalay）是以梵文「多宝之城」而定名的，原是「阿瓦王朝」（Ava）的首都，所以华侨都称之为“瓦城”。曼德勒还是缅甸最后一个王朝「雍笈牙王朝」的王都，距离仰光市有六百公里之遥，是缅甸的第二大城市，更是保留着古代文化最完整的城市。也是缅甸北部的交通枢纽及交通中心，更是各类红蓝宝石的集散地，还是色彩鲜丽的丝织品的主要产地。而一般所谓的「上缅甸」与「下缅甸」，就是以曼德勒的北部与南部来作为区分的。

曼德勒附近著名的塔约有四百五十座。曼德勒有座“摩诃牟尼佛塔”（Mahamuni Pagoda）建于西元 1784 年，以繁复精美的木雕闻名于世。原来这座佛塔建在王宫内，西元 1880 年时被国王 Thibaw 移至现址，是曼德勒最重要的佛寺，里面供奉的佛陀高约四公尺，全身铺满金叶，香火非常旺盛。

西元 1857 年，缅甸贡榜王在曼德勒主持了佛经第五次的结集，这次结集是以律藏为主，对巴利文原典进行校勘考定，共历经五个月完成。在同年兴建的“库特多佛塔”（Kuthodaw Pagoda）号称是「世界上最大的经书」。因为塔前的广场上建有七百二十九座白色小佛塔塔林，每座佛塔里都有一块大理石功德碑，分别刻有佛经一章，内容也包括有这第五次世界佛教大会所通过的佛教信条与经文。

位于曼德勒西南郊约二十一公里，伊洛瓦底江畔的萨根山（Mt. Sagaing）也是一处佛教圣地，山上以奇岩怪石、白塔如林、风景秀丽而闻名，其中有四百余座佛塔和修院，为比丘或比丘尼修行的道场。其中有一座造形特殊的“贡慕都佛塔”（Kaunghumudaw Pagoda）建于西元 1639 年，因形似乳房，故又名「乳塔」，塔外有八百根油灯柱，每到夜晚点燃时，非常引人注目。萨根镇上还留存有一座云南华侨所建的百年观音寺古刹。

浦甘的佛塔

浦甘是缅甸第一个王朝「浦甘王朝」的首都，位于曼德勒西南方的伊洛瓦底江（Irrawaddy River）畔，距离曼德勒南方约一百六十公里。缅甸佛教文化鼎盛时期就在「浦甘王朝」时期，所以境内的佛塔不计其数，大多建于十一世纪以后，曾有「四百万佛塔之城」的美称，可以比美婆罗浮图与吴哥窟。曾有一句话说：「牛车轴声响不断，浦甘佛塔数不完。」

因为，缅甸人民生活略为清苦，但是为了表示对佛陀的景仰，仍然捐出大部分的所得；富人更为了累积功德，也私资兴建佛塔；就连年轻的寡妇，只要有能力也可以捐钱建塔。尤其缅甸人临老之际，就会把所有的财产捐给寺院后，再住进寺院终老。

后来浦甘于至元二十四年（西元 1287 年），受到中国元朝忽必烈征服而成为废墟，但仍有数千座佛塔残存，据说当时可以计算出来的有 4,446 座。可惜西元 1975 年遭逢大地震的摧损，此遗迹群如今仅剩二千多座破旧佛塔，现存数目可能有 2,217 座之多，但其数量仍十分可观。目前则划为旧城区，禁止任何的开发，用以保存此「缅甸吴哥窟」的古迹。

由阿奴律陀之子康基塔王（Kyanzittha，江西达）建于西元 1090 年的“阿难陀佛塔”（Ananda Temple），是一位印度法师综合九位喜马拉雅山高僧的意见以后，精心设计，以红砖兴建而成的。缅甸早期佛塔的代表作，也是浦甘平原最大最精细美丽的一座佛塔，塔身洁白，中央结构十字型，总高约 168 公尺，每边长 60 公尺，里面有四尊金身立佛，分别是东方世拘那含牟尼佛、南方迦叶佛、西方释迦牟尼佛、北方拘留孙佛，还有两尊柚木雕的大佛，显得平易近人。还有 1500 幅壁画浮雕，取材自《本生经》，描述佛陀的故事，非常生动。

由（Alaung Sithu）国王兴建于西元 1144 年的“达比纽佛塔”（Thatbyinnyu Temple），砖造，高约 66 公尺，比高约 60 公尺的“加达巴林佛塔”（Gawdawpailn Temple）高一些，是浦甘平原最高的一座佛塔，有「神庙」之称，从塔上极目一望，视野十分辽阔。

而始建于西元 1084 年，特别以石头建成的“雪及根佛塔”（Shwezigon Pagoda，又译为瑞喜宫佛塔），花了四十六年的时间才落成，据说有佛的前头骨珍藏在此，被缅甸人视为最灵验的佛塔，一向为居民所崇奉，每天早上还有不少人到此静坐。另外还有一座达玛扬基塔（Dhammayangyi Pagoda），于西元 1170 年，当时的国王下令建造，要求以红砖严格细腻砌筑，只花了三年而建成，是体积最大的佛塔。

建于西元 1211 年的“提伦米勒佛塔”（Htilominlo Temple）是浦甘最大的佛塔之一，它是一座双层的佛塔，高约 50 公尺，它的拱门上有山形墙，上面的雕刻十分精美。在伊洛瓦底江畔还有一座布巴雅佛塔（Bupaya Pagoda），形成很显著的地标，也是欣赏伊洛瓦底江夕阳美景的最佳所在。

西元 1767 年，建国于瑞冒（Shwebo，瑞波）地区的「雍笈牙王朝」（Aungzeya Dynasty 西元 1752-1824 年，雍笈牙意为征服者），其王雍笈牙自称为阿隆丕耶（Alaungpaya，其意为佛胎、菩萨 Bodhisattva），当时缅军入侵暹罗，曾攻占阿瑜陀耶城（犹地亚，Ayuthia）。后期由孟云（孟隕，西元 1782-1824 年）统治时期的「雍笈牙王朝」最为强盛，但亦与乾隆帝发生清缅之战。

西元 1813 年，缅军进入曼尼坡（Manipur）和阿萨姆（当时都是独立小国），与英属印度交邻。当时英国正向东方扩张殖民土地，故于西元 1824 年英缅爆发战争，缅甸战败割地赔款，成为半殖民地，到西元 1885 年就完全被吞并。英国人殖民期间，见缅甸的金黄色佛塔林立，因此另给缅甸一个「金色大地」（The Golden Land）的称号。而一直到西元 1948 年，缅甸才脱离英国独立，西元 1962 年实施军事统治，现在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

英国殖民统治时期，意图消灭佛教，小乘佛教失去作为国教的地位，也没有了能够领导的国师，僧侣丧失了过去受到国王和官员尊崇的地位，僧人逐渐丧失了作为教师和文化传播者的地位，不再扮演社会仲裁者、教育者等等的角色，沦为与俗人一般，要服从警察和世俗法庭。更甚者欧洲人公然不脱鞋进入寺院，使僧人感到佛教尊严受到严重的损害。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全国的僧侣已有十三万人以上，佛寺二万多所。但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缅甸人民，仍然非常虔诚地信仰“小乘佛教”，尽管生活是那么的艰辛，他们努力一天赚取的七成所得，仅够换些食物填肚。但如果有人发愿兴建佛塔，全村的人都会慷慨解囊，将剩余的三成奉献出来。可见“小乘佛教”对缅甸有很大的安定力量。

而目前位居全球第四位富豪的军政府领导者，更极力扮演出崇佛的虔诚，让佛塔依然建得璧玉辉煌。人们宁可相信供养佛教的功德，可以让他们死后进入涅槃，乡村的生活水准可以停留在五十年以前的模样，却没有人愿意为改善现世生活而努力，这是非常值得深思的地方。

○寮国的佛教与建筑文化

寮国目前领土面积有 236,800 平方公里,总人口数约为 516.3 万人(有说是 400 万),首都万象(Vien-Chang,永珍市)。宪法曾规定佛教为国教,国王是佛教的最高保护者,寮共接掌政权后,已无此规定,但全国仍有百分之八十人口笃信佛教。寮国的佛寺一直是昔日民众的教育中心,佛寺就是学校,现在偏远的地区仍存在如此情形。

寮国在十四世纪以后才称为“老挝”(Laos),也叫“南掌”(Lan Chang、Lan Tsan,揽掌,意为百万稻田,有以为是“澜沧”江流域的取名),没有海岸线,是中南半岛唯一的内陆国,在中国及越南的历史上都称之为「哀牢」,其发源地就是哀牢山,即今日云南的保山县。寮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最大的民族寮人(Laos),是在云南地区建立南诏国的傣人之一支,他们自称为泰人,其他较多的是卡族人(Khas)、苗族人(Meos)。

唐文宗太和三年(西元 829 年),南诏国曾入侵成都,掠走工匠百姓数万人,从此南诏国的手工艺与蜀中相等。南诏国也是信仰佛教的国家,其佛教的传入,时间上有「东汉说」、「初唐说」、「中唐说」、「晚唐说」,传入地点有「中土说」、「西藏说」、「印度说」、「缅甸说」。后来居住今云南西双版纳曾接受汉文化的傣族人,逐渐南下渗入印度支那半岛,十三世纪时忽必烈率蒙古大军南侵,加速傣人南迁并自建王国,称为“猛瓦斯国”,地点在今之龙坡邦(Louangphabang、Luang Prabang,或译琅勃拉邦,古名龙蟠)。

法昂(又译为法安、法龙, Fa-Ngoum)西元 1353 年自柬埔寨回国击败祖父,统一七国,首创“南掌国”(意即万象之国,也称澜沧王国,首都原是万象,后之首都为琅勃拉邦 Loung Phra Bang)。法昂被称为「征服者」,在他在位期间,不仅开疆辟土,并与暹、越缔交,更引进小乘佛教,组织南掌国的行政机构,提高文化及宣扬佛教。法昂因其父飞法(Phi Fa)被疑私悦宫中嫔妃,而逃亡到柬埔寨的吴哥,受到巴拉摩打吉摩拉耶王(Paramathemaraaja)的欢迎,就住在王宫,并受小乘僧师摩诃波沙曼多长老的教育,也娶了国王的女儿娘高乐(Nang Keolot),成为驸马。

后来法昂回国时,并且获赠到勃拉邦佛(Phra Bang Buddha,金洲,即锡兰来的翡翠古玉佛)、三藏经典、菩提树芽枝,而且派出四个村落人民,共五百人,给予种种不同的服饰,以护送佛像、佛经、高僧、学者,并且派遣铸造佛像的工匠、铁工,以及建筑寺塔的匠师、雕刻师至寮国。因此,柬埔寨文化也影响了老

挝，在万象也建了一座波曼寺。

法昂的继位者是同父异母之弟名叫温宽（Oun Hueun，西元 1373-1416 年在位），被尊为“三十万泰人的领袖”，他是另一位王妃所生，不是柬埔寨公主的亲生子。（但另有一说，法昂是被他的儿子所罢黜，新王就是刀线歹）《明史》卷三一五〈老挝传〉所记称他叫刀线歹（Phraya Sam-Sene Tai）。刀线歹娶了暹罗阿瑜陀（Ayutia，大城）王朝拉玛铁菩提王（Rama Thibodi）的公主为王后。因此，也让暹罗的佛教与文化影响了老挝，使得佛教十分昌盛。

据传说在西元 1513 年，维宣诺拉王（Phaya Visounnarath）曾把法昂王时所安置在万象的“拉邦佛”（Phra Bang Buddha）佛像迁移到朗勃拉邦，存置在维宣佛寺（Wat Visoun）的宝塔中，因为维宣诺拉以为这个佛像是老挝王国的护卫神祇。

自从西元 1563 年悉达提烈特王（有译为塞塔提腊）由龙坡邦迁都于湄公河左岸的万象——即今首都永珍市（Vientiane、Viangchan，原称永金，因法昂王曾用黄金诱敌，才攻下斐南 Phai Nam 而改称。）以后，乃大兴土木，筑城修堡、建塔修庙，使永珍市成为寮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至今仍是寮国的首都。永珍虽然古代曾遭受泰国的蹂躏，如今仍保存有三十余座寺塔庙宇，所以在市区不大的永珍市区，仍觉得到处是佛寺。

建于西元 1566 年的“塔銮”——龙塔（Pha That Luang）是寮国现存寺塔之中最重要最宏伟的大舍利塔。它是历代国王和高僧存放骨灰的地方，而在已封闭的中央塔里，据说埋藏着释迦牟尼的胸骨。塔銮建筑的型制就像是一座城堡，总高 45 公尺，共有三层塔基。最外围的是四方型的瓦覆院墙，塔的主基座是 68 × 69 公尺，四面中间都有塔门可上第二层；第二层每边长 48 公尺，四周环绕着 30 座高 3.6 公尺的小佛塔，象征佛陀的三十种恩德，每座小佛塔内置有一座重 60 公克的小金塔；第三层的中央塔每边长 30 公尺，基座如倒盖碗形，紧接着四方形的莲花座，其最上层则是一层层的环状如锥的塔尖。此塔兼具緬、泰两国佛教建筑的风格，成为老挝建筑的特色。其旁古木参天，为游人常到之处，而每年四月的「塔銮节」是寮国最重要的节庆之一，更加显得热闹。

建于西元 1565 年的玉佛寺（Wat Phra Keo 或 Emerald Buddha Temple）是悉达提烈特王（Settatirat，赛思他蒂拉）所建的王室宗庙，是为了供奉从龙坡邦带来的碧玉佛像而建的。此寺是三层高的华丽建筑，有着深奥的殿堂，其佛坛巨大。中南半岛上所有国家都瞩目的“僧伽罗佛像”（Phra Sihing Buddha），一直是取得霸主地位的君王一定要掌控的象征。

却于西元 1779 年被暹罗王入侵洗劫，将玉佛抢走，现今存放于泰国曼谷的玉佛寺（泰国却说那原是他们北部省分在十五世纪时就拥有的，所以是取回罢了）。永珍市的玉佛寺于西元 1942 年重建完成，佛寺基座的梯道旁有长龙护卫，回廊四周是高大的圆柱，寺门上是繁复的洛可可式雕饰，墙上也有许多浮雕，都是佛教故事，回廊里则有许多石雕佛像，等于是佛教博物馆了。

南掌国在苏里亚旺萨王（西元 1637-1694 年在位，又译苏利那旺沙王）时期达到全盛，苏里亚旺萨王第一次为僧侣晋级，也是第一次把中央到地方的僧侣组织起来。僧人普遍通晓三藏经典，南掌国出现许多研究精湛的高僧。老挝的古王国最初的法典也产生，法典规定国王要信守佛门的五戒、八戒，官吏要重视佛教传播。由于政治修明，佛教因此更兴盛，便使南掌国成为当时东南亚的佛教中心，有不少泰国和柬埔寨的僧众前来修学。

十八世纪，南掌国分裂成为万象、龙坡邦、占巴塞三个国家。西元 1804 年，昭阿努继位为万象的国王，他利用佛教来振兴老挝，派人收集散落的经籍，修造寺庙，万象成为佛教中心，被称为“孟潘瓦”（千寺城）。至此“小乘佛教”已成为占领导地位的宗教。

老挝人通常选择在高爽通风、环境优美的地方建寺。大多数的佛寺都建有拱形大门、“阿旱”或“西姆”（类似大雄宝殿）。建“西姆”时要征求国王的意见，并且至少要有二十位僧侣主持仪式。如果没有“西姆”，则不被称为寺。“西姆”周围放有八块石头，用来镇压各种魔鬼。寺里有孤迪（僧舍）、沙腊（香客房）、好介（斋房）、好昂（鼓楼）、好莱（藏经楼），并且种有菩提树。

老挝的塔、寺和建筑结构均源自印度，并深受高棉、泰国、缅甸诸国宗教艺术的影响。不过，尽管风格是非常类似，但因限于国力，老挝的塔、寺规模一般都不大。其建筑特色以塔为最具代表，它是印度和缅甸佛塔的再造，更与高棉和暹罗的传统结合在一起。比较大型的建筑物，大厅常呈十字形，窗户的结构，以及曲线顶部为特征的处理方式，明显地表现出受到古“婆罗门教”的影响。建于十七世纪的帕拉寺，在他的圆顶之上，就装饰有一尊站立在莲饰上的吉祥天女像，而寺中则是佛陀的立塑像。

西元 1800-1829 年间，暹罗王因万象拒嫁公主而出兵攻打万象，使万象遭至亡国之运。建于西元 1818 年的施沙格寺（Wat Si Saket）位于玉佛寺的斜对面，是永珍市保存最完整的寺院，因为建筑时期寮国正沦为泰国的属国，所以型制与泰国寺院十分相似，也因此得以逃过泰国的战火浩劫。施沙格寺周围院墙的回廊里，整齐安放了许多大小不等的佛像，超过万尊，其年代有远至 1200 年前，都是战后收集而来的。寺中主尊大佛重十多万公斤，所以又称「十万佛寺」。西元

1829年，暹罗王下令将万象十万居民流放至暹罗，并洗劫其城市，破坏寺塔庙宇，万象沦为暹罗之一州郡。

离永珍市区约30分钟路程的郊外，有一座佛雕公园，称为香昆宗教公园（The Religious Park of Xian Quan），在面积不大的绿地上，以水泥塑造了近百尊造型各异的佛雕，据说是初建香昆公园的人从梦中所见的形象雕塑而成的。公园入口旁有一座称为「天堂与地狱」的奇特建筑，其外观是圆身尖塔，里面砌双层墙，内层尽是地狱惩罚的画像和雕塑，最上层有一尊金佛坐镇，代表天堂。

龙坡邦距永珍市北方约295公里，市区的华通寺（Wat Xiengthong）是寮国最大也最具代表性的寺庙，位在湄公河与其支流南康河的交会口。华通寺至今有四百年以上的历史，除了主寺之外，周围还有数座小寺与小佛塔，每间小寺都供有一尊佛像，平常不供信徒膜拜，只有在“泼水节”庆典日时，才请出来让民众泼水祈福。小佛塔里则是安奉历代华通寺高僧的骨灰。华通寺外观全是精美的雕刻图案，每扇庙门都是有精致的金色佛像浮雕，一看就深觉华丽。

龙坡邦的佛寺密集，比永珍市更甚，年代也较久远。最古老的Wat Vixun寺建于西元1513年，因大火被毁而重建于1898年；Wat Aham寺供奉的是市民最尊崇的寮国佛陀像；由荷兰商人捐助的Wat Pa Ka寺，建于十七世纪，因此庙门有荷兰风物的雕刻式样。

○高棉国的佛教与建筑文化

高棉（吉蔑种族，Khmer、Khome，音枯玛耶，亦译合蔑）现今称柬埔寨（Cambodia, Kampuchea，音堪布威阿），素有「太阳族之国」的称呼。其民族是由吉蔑族、文荼族（Munda，古印度族之一）、马来族、波里尼西亚族（Polynesians）进入柬埔寨后，与当地土著之混合种。国之东以湄公河（Mekong river）与越南为界，北邻为寮国，西北则是沿扁担山脉（Dangrak Mts.）和头蔻山脉（Kravanh Mts.）与泰国相连，南滨泰国湾。目前领土面积有181,035平方公里，总人口数约为1071.6万人（有说是700万），首都金边市（Phnom Penh，伯嫩本，约十五世纪中叶才建都。原称Chademuk，是源自梵文Catur mukha，临四股河交会处）。

在西元前一世纪时，有一支印度裔的“婆罗门教”徒，由混填（Khum Tian，伯希和以为是对音憍陈如Kaundinya）藉靠有神力之说，率领族人登陆柬埔寨，和当地的柳叶女王结婚，当上了国王并创建了「混氏王朝」，即是受印度“婆罗

门教”文化影响很深的「扶南」国（Funan）前身，已采用印度文字记事。《梁书》之〈扶南传〉说：「俗事天神，天神以铜为像，二面者四手，四面者八手。手各有所持，或小儿，或鸟兽，或日月。」这样的天神，可能是大自在天王湿婆（Siva）、大梵天王（Brahma、）或幻惑天王（Visnu）。

“扶南”为西元一世纪至七世纪初印度支那半岛上有名的古国，地域包括今柬埔寨及越南南部部份地区。扶南虽有“扶我南邦”、“扶掖南方”的汉文意思，但一般则是高棉语“山”（Phnom）的译音。其国度树林茂盛，天然资源丰富，水源亦非常充足。而山神的崇拜一直是当地居民的信仰，所以国王也以“山帝”（Sailendra）或“山王”来神化其王权。

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约写于东魏武定五年（西元 547 年）重览洛阳以后，书中〈城西永明寺条〉记说：「“扶南”国，方五千里，南夷之国最为强大。民户殷多，出明珠、金、玉，及水晶珍异，饶槟榔。」《梁书》卷五四〈扶南传〉说：「“扶南”国，在日南郡之南，海西大湾中，去日南可七千里，在林邑西南三千余里。」又《隋书·赤土传》记载：「“赤土”国，扶南之别称（种）也，在南海中，水行百余日达，所都土色多赤，因以为号。」

唐义净法师在《南海寄归内法传》写到：「……南至占波，即是临邑，此国多是正量，少兼有部。西南一月至“跋南”国，旧云“扶南”，先是裸国，人多事天，后乃佛法盛流。恶王今并除灭，迥无僧众，外道杂居，斯即瞻部南隅。」《旧唐书林邑传》记载：「自林邑以南，卷发黑身，通号“昆仑”。」中国史籍中似乎以卷发黑身人之地区总称为“昆仑”。《慧琳一切音义》解释说：「……南海州岛中夷人也，甚黑，裸形，能驯伏猛兽犀象等，种类数般，即有僧祇、突弥、骨堂、合蔑等，皆鄙贱人也。国无礼义，抄劫为活，爱啖食人，如罗刹、恶鬼之类也，言语不正，异于诸蕃，善入水，竟日不死。」

「混氏王朝」当时“婆罗门教”与佛教非常盛行，婆罗门的祭师通常是国王的国师。每逢国家有重大的政治活动，都交由婆罗门祭师主持仪式活动。此扶南国在六百多年间是当时东南亚（Southeast Asia）很强盛的帝国，在北边征服了现在的老挝与越南南圻的极东土地，西边占有现在泰国或是缅甸东部的大部分国土，其势力伸张到马来半岛中部，当时可能是南海或东南亚诸国中，既是一个大陆帝国，也是一个强大的海洋帝国。因为扶南国势的强大，所以有不少论点以为缅甸与泰国的佛教或“婆罗门教”是从扶南传入的。

三国时代，扶南乐不断传入中国。《三国志》之〈吴志〉指出赤乌六年（西元 243 年）扶南王范旃曾遣使献乐于孙权。北魏正始三年（西元 506 年），扶南僑陈如阇耶跋摩王（Kaundinya Jayavarana）时代，有扶南僧人僧伽婆罗（僧

铠)、曼陀罗开始来华译经达六十四年之久,可知当时扶南佛教的兴盛,才有余力来华译经。六世纪时扶南国势衰退,该国的分支属国「真腊」在湄公河中游兴起。

真腊(Zhenla、Chenla)曾于隋唐及宋至华朝贡。三国时康泰、朱应出使扶南,隋朝当时亦曾派常骏出使赤土。宋宁宗庆元年中(西元1195-1200年),真腊灭了占婆并其土地,而改称“占蜡”,元时仍称真腊,明时仍来华朝贡,万历以后改称柬埔寨,当时既为暹罗所破,后又遭安南入侵,于十八世纪时为暹罗及安南之属国。

《明史》卷三二四〈真腊传〉说:「真腊其国自称“甘孛智”(Kambojas 溆浦只、柬埔寨、甘菩者,皆是Kamvuja或Kamboja的对音),后讹称甘破蔗。万历后,又改为柬埔寨。」《新唐书》称真腊为“吉蔑”,原是扶南的属国,逐渐强盛后便开始南下侵扰衰弱的扶南。六世纪末真腊的势力便涵盖今日吴哥遗迹地区,七世纪时真腊王伊夏那瓦曼一世并吞扶南,完成统一。

西元616年,真腊向中国隋朝进贡,同时摆脱扶南海上贸易的色彩,转向内陆文化发展。真腊可说是「吴哥王朝」的前身,扶南原有的文化被真腊吸收,所以出现不少印度梵文的碑文。七世纪后叶真腊分裂成南部的“水真腊”(都城在婆罗提拔Vyadhapura、Baladityapura)与北部的“陆真腊”(都城文单,在今老挝的万像、他曲Tha-Kher附近,所以又称文单国),并呈现各地群雄割据的局面。

《水经注》卷一引竺芝扶南记说:「扶南举国奉佛。」梁武帝大同五年(西元539年),尚是“大乘佛教”国家的扶南王留陀跋摩(Rudravarman)遣使节来到梁都,面告(有说是送来)该国存有十二尺长之佛发。当时扶南佛教兴盛,梁武帝曾派僧人云宝至扶南取佛法造塔供奉。南宋高宗绍兴二十年(西元1150年),扶南(今柬埔寨)王陀罗尼因陀罗二世在位,打破印度教长期统治局面,当时奉佛谨严,「僧衣黄者,有家室。衣红者寺居,戒律甚严。」南宋孝宗淳熙四年(西元1177年),占婆人入侵真腊将首都吴哥城毁掉。

唐德宗贞元十六年(西元800年),水真腊阇耶跋摩二世(King Jayavarman II,西元802-869年)摆脱爪哇(Java,当时为苏门答腊的室利佛逝国所管)统治后(有说是为室利佛逝国所拥立),从爪哇回到真腊,开始征讨群雄之乱,同时逐出爪哇的势力,终于再度统一国家,二年后登基为「吴哥王朝」(西元802-1431年)的第一位君王。据《南齐书》卷五十八所载,阇耶跋摩二世曾写信给梁武帝,表明「吴哥王朝」是信奉印度教,崇奉摩诃醯首罗(大自在天),也是湿婆神的崇拜。

阇耶跋摩二世在爪哇时，有印度人所建立的「刹朗拉王朝」，当时爪哇岛上就建有婆罗浮屠（Borobudur）佛教寺院，还有许多艺术价值的石造佛教建筑。所以，离开爪哇回到真腊的阇耶跋摩二世，在统一真腊后，放弃佛教信仰，有样学样随俗地将就当地盛行的“印度教”与其宇宙观，也在洞里萨湖（Tonle Sap Lake，又叫金边湖或大湖 Great Lake、Grand Lac，在今暹粒省）北边土地肥沃的吴哥（Angkor，梵语是「首都」）兴建了吴哥窟（Angkor Wat，王者寺，即小吴哥）。许多印度文化的图饰，是聘请占婆匠师来雕制的，寺的雕刻充分表现出高棉与占婆民族的装饰艺术天分，令人叹为观止，这座有称号「失落的石头之林」的吴哥窟成为今日的世界之宝，并非虚名。

阇耶跋摩二世他借用“印度教”把自己神格化以保护子民（阇耶就是胜利，而跋摩更是保护者之意），创立新国政，使君王被奉若神明，湿婆神（三位一体之神，另为毗湿奴 Vishnou 与大梵天）和帝王合为一体，以后历代君王则继续发扬「王即是神」（Devaraja）的观念。曾经一有人认为，阇耶跋摩二世在位六十七年，在他的统治下，于今洞里萨湖的东北，暹粒河（Siem Reap river）的北边，在古莲山（Phnom Kulen，又称 Mahendraparvata，即荔枝山）建了一座大城为首都，名为吴哥通（Angkor Thom，今有人称为梦幻王都）。城周围三十八公里，墙厚三公尺八公寸，高七公尺，据说可容居民百万人以上。

吴哥窟的中心建筑是位于象征宇宙方形的体系中，主国运昌隆的弥卢山（Mt. Meru，即须弥山 Mt. Sumeru）上，后又称巴孔寺（Bakhong）。初为尊奉毗湿奴神（Visnu，幻惑天王）而建，基于「王即神」的一体化思想，后来却成为阇耶跋摩二世自己的陵庙墓园。名列世界七大奇景的吴哥窟，于西元 1860 年被法国自然、考古学家安里姆欧（Henri Mouhot，穆奥）所发现，才重现于世。

另有说是西元 1112-1152 年在位的苏利耶跋摩二世 Suryavarman II，俗称太阳王，在离开吴哥城五里处，建立媲美婆罗浮屠的首都寺院「大王城寺——大吴哥寺」——浮在水上的大伽蓝——神庙山。

南宋孝宗淳熙四年（西元 1177 年），从越南来的占婆人（Chams）入侵真腊，将首都吴哥城毁掉。直到西元 1190 年才由阇耶跋摩七世（Jayavarman VII 西元 1181-1218 年在位）出兵夺回。但因阇耶跋摩七世信仰“大乘佛教”，他认为毗湿奴神根本无法保护王朝，因此将吴哥窟改为佛教寺院。他是高棉吴哥时期最后一位杰出的统治者，在不到十五年的时间里，他使王国的版图扩展远到缅甸、马来西亚、安南及占婆，在他的统治之下，让“大乘佛教”取代了“印度教”而成为国教，但也让“印度教”信仰继续存在。

今天看到的正确资料，提及在十二世纪末，阇耶跋摩七世依照传统也为自己建造新的王都，他的新王都位于吴哥窟北方约 3.3 公里处，占地十平方公里，新王都称为大吴哥城（Angkor Thom，大王城、大吴哥），是一座「城垣环绕的城市」，据说可住百万人。根据最新的美国人造卫星的影像显示，大城的人工湖泊及水道，其纵横连接的规模，竟然将达五千平方公里。今城内有国寺巴戎寺、王宫、菲米内克斯寺、巴扶恩庙（Bapuon Temple）、斗象阳台（Elephant Terrace）、癞王（Lepe King，拉伊王、痲疯王）阳台等雕刻精美的建筑遗迹。

大吴哥王城用巨石砌建长十二公里的城墙，共有五座雄伟的城门，国王通行胜利门，寻常人民走南北门，罪犯走西门，亡者由死亡之门送出。每个城门都筑有三座石塔，其入口陆桥两旁各有石刻的五十四尊阿修罗神和恶魔（代表吴哥盛世的五十四省），分别抱着一条九头眼镜蛇保护王城。根据保罗穆斯（Paul Mus）依据碑文和印度传统，指出大蛇并非只是代表绳索，还是连接人世与天界的彩虹。

在高约 20 公尺的城门顶端，是一尊巨大的四面佛，分别代表国王的慈悲、慈爱、慈祥和慈德。从城门至中央圣殿的巴戎寺（Bayon Temple，巴阳寺、百因寺或拜雍寺）之间是一片古木参天的浓密森林。

百因寺是由 54 座大大小小的宝塔构成的一座大宝塔，高约 43 公尺，每座宝塔的尖端皆雕有四面微笑的佛陀面孔，被称为「高棉的微笑」。这 216 张佛陀面孔其实都有阇耶跋摩七世的影子，让子民相信国王就是人间的佛陀，用于代表至高无上的王权，并反映“印度教”与佛教的须弥山、宇宙与佛境的节奏律动。因此，佛教从此成为吴哥王朝的国教和建筑艺术的表现中心。

另外，元代周达观在 1296 年随中国皇帝的使节到达真腊访问十一个月，返国后在《真腊风土记》里清楚的记载说：「州城周围，可二十里，有五门，门各两重，惟东向开二门，余向开一门。城外皆有巨濠，濠之外皆通衢大桥。桥之两旁，共有石神五十四枚，如石将军之状，甚巨而狞。五门皆相似，桥之栏皆石为之，凿为蛇形，蛇皆九头。五十四神皆以手拔蛇，有不容其走逸之势。城门之上，有大石佛头五，面向西方；中置其一，饰之以金。门之两旁，凿石为象形。城皆迭石为之，高可二丈。石甚周密坚固，且不生繁草，却无女墙。城之上，间或种桃榔木，比比皆空室。其内向如坡子，厚可十余丈。坡上皆有大门，夜闭早开。亦有监门者，惟狗不许入门。其城甚方整，四方各有石塔一座，曾受斩趾刑人，亦不许入门。」

……当国之中有金塔一座（巴阳寺），傍有石塔二十余座。石屋百余间，东向金桥一所。金狮子二枚，列于桥之左右。金佛八身，列于石屋之下。金塔至北可一里许，有铜塔一座（巴扶恩庙），比金塔更高，望之郁然。其下亦有石屋数十间，

又其北一里许，则国王之庐也。其寢室又有金塔一座焉。所以舶商自来有“富贵真腊”之褒者，想为此也。

……石塔出南门外半里许，俗传鲁般(Visnukarman，天工毘湿奴卡曼)一夜造成。鲁般墓(寺)在南门外一里许，周围可十里，十屋数百间。

……东池在城东十里，周围可百里，中有石塔石屋，塔之中有铜卧佛一身，脐中常有水出。

……北池在城北五里，中有金方塔一座，石屋数十间，金狮仔、金佛、铜像、铜牛、铜马之属，皆有之。

……国宫及官舍府第皆面东，国宫在金塔金桥之北，近门周围可五、六里。其正室之瓦以铅为之，余皆土瓦黄色，桥柱甚巨，皆雕画佛形，屋头壮观，修廊复道突兀参差，稍有规模。其莅事处有金窗，楹左右方柱，上有镜约四、五十面，列于窗之旁。其下为象形，闻内中多有奇处，防禁甚严，不可得而见也。其内有金塔，国王夜卧其上。]“金塔”据推断就是在巴戎寺，该记描述真腊甚详，读者不妨一读。

高棉最后一位建筑家国王阇耶跋摩七世在位期间(西元 1181-1201 年)曾为十八位僧侣(另说是为了纪念母亲)所建立的塔普伦寺(Tapohm Temple)，位于金边南方 30 公里处。其寺东西长 1000 公尺，南北宽 600 公尺，围墙内有三重回廊，可住五千名僧众，经费是由 3,140 个乡村的税收来支持。这座寺庙为最突出的遗迹，仍保存着十九世纪刚发现时的状况。这座寺庙是供奉“印度教”和佛教的庙宇，当地人称为「小吴哥窟」。

因此，可知它与吴哥窟(Angkor Wat)的基本特色是一样的，只是规模气势小了些。由于此寺后来未被重视，庭院里不仅堆满崩落的巨石，寺门又被许多巨大的古树根所盘据。柬埔寨政府为了让世人了解古迹在无常中所遭受的无情破坏，特地保留不加整修，反而在今日成为奇观。今柬埔寨的国旗图案就是「小吴哥窟」的立面。

杜佑《通典》卷一八八扶南条(可能抄自《南齐书》)说:「有城邑、宫室，国王居重阁，以木栅为城。海边生大若叶长八、九尺，编其叶以覆屋，人民亦为阁居。」这种干栏式房屋，又叫浮脚屋，可以防潮，也能避免水患与毒蛇猛兽之害，常见于云南、柬埔寨与东南亚各地。《周书》之〈异域传〉说:「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干阑，干阑大小，随其家口之数。」在马来西亚称之为“亚塔”(Atap)屋。

直到十三世纪初阇耶跋摩七世死后，「吴哥王朝」的国政迅速衰退。十三世纪末，因为信仰“大乘佛教”之“金刚乘”，历代国王极尽奢华，大量兴建庞大的佛寺，耗尽了国力资源。加上与暹罗间的战事均告失利，导致国疲民乏，因此高棉厌倦了浮华，改而接受暹罗和斯里兰卡传入的“上座部佛教”，减少布施浪费，回归佛陀当时的质朴，以清净、俭朴的清修来求得解脱。高棉将帅接受“小乘佛教”，梵文也在十四世纪初停止使用。此后的高棉一直处于被邻国征占成为殖民地，或成为傀儡政权。

西元 1431 年吴哥受到暹罗「阿优它雅王朝」(Ayuthaya, 阿瑜陀)拉玛第菩提一世(Ramatibodi I)的入侵，围攻其首都七个月，烧杀劫掠，其王死于城内，终于迫使「吴哥王朝」迁都数次，最后定都湄公河旁之金边，吴哥王都便从此沉睡在密林中。

另外有一说，因为大城里人口众多，已经到了百万。从全盛时期开始连续建造大型神庙，使得国力衰退，同时又大量砍伐森林，更使资源竭尽，加上当时大流行传染病或痲疯病，连国王都染上了，才放弃而迁都。据说当时为了治病，还建了一座数千人可以同时使用的「大药池」(Neak Peanj)为证。

从当时一直到西元 1945 年的六百多年间，柬埔寨陷入黑暗的外国殖民时期，而在西元 1884 年起曾为法国的保护国。直到西元 1953 年才争取得和平独立，执政的施亚努国王力主非同盟的外交中立主义，内政则提倡「佛教社会主义」。之后施亚努让位给父亲，为了统合国民，组成「人民社会主义共同体」，表面上护持柬埔寨传统的王制和佛教的国家体制，实际上却是进行独裁政治，导致激进的共产主义兴起的另一个局面。

根据调查七十年代起，柬埔寨的波布(Pol Pot)政权因鼓吹憎恨越南(占婆)的意识形态，在越战时期，以解放柬埔寨的名义窜起，波布的好战造成两国边境冲突，西元 1978 年，越南大举进攻，约有两百万人民流亡泰国。此期间，这个国家留给世人是个“杀戮战场”的意念，疯狂杀人魔波布在他执政不到四年的期间，曾将全国数百万人杀害，其中国内原有八万佛教僧侣，一口气被杀掉近六万人，对二十世纪末的柬埔寨佛教，其受损最为残酷。

波布政权被推翻后，柬埔寨的和平才露出一丝曙光，如今僧侣们走遍乡间，希望佛的慈悲能给苦难的民众带来一丝希望。赤柬曾在金边市的一所高中改成的集中营里，屠杀了不少百姓，如今则改为波布罪恶馆(Tuol Sleng Museum)。

如今金边的王宫佛寺中尚有一间名为「银阁寺」的建筑，屋顶是五千多片每

片重一公斤的纯银瓦所覆盖。内部中央有一尊重 90 公斤的金制立佛，头戴宝冠，佛身镶嵌 9684 颗宝石，据说宝冠上的钻石有一颗重二十五克拉，另外胸口的重二点五克拉，两颗时价近四百万美金。除银阁寺外，其他佛寺大多只供奉如来苦修像、佛足印等，现今的柬埔寨已成为上座部佛教王国，信仰佛教的人口已占全国总人数的百分之八十多。

近日报载约四十年前，法国考古队为了要拯救大吴哥城内的巴阳寺，认为最好的方法是先拆除它。可是拆好之后未及组回，就爆发了战争，考古队在西元 1972 年逃离高棉。前几年考古队重返现场，如今已将三十余万块巨石，重新拼回，约有百分七十倚标认完成，不久的将来，这一座十分复杂，装饰华丽又不规则的古寺，仍会出现在世人的眼前。

○泰国的佛教与建筑文化

泰国 (Thailand) 又称“暹罗”，“暹罗”是“暹国” (Siam、Syam、Shans, 金色之意，是掸 Shan 族人所建“城”邦，即 Sukhothai「速可台王朝」) 与“罗斛国” (是 Lvo、Lavo、Louvo 的对音，在今之华富里) 在西元 1349 年合并之后的国家。但是，一部暹罗史应该是林杨、投和、罗斛、女王、八百媳妇等等国家的历史。罗斛国的历史较久，是猛族所建立的国家；而泰人在十二世纪中叶才建立了暹国。

八百媳妇国本身就有将近六百年的历史，是在十九世纪才被暹罗所灭亡，而成为暹罗一部份的土地。上世纪三十年代这个国家曾改称为“泰国” (Thailand)，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度改为“暹罗”，但不久又改回为“泰国”，但一直是君主立宪的国家。目前领土面积有 513, 115 平方公里，总人口数约为 6, 030 万人 (有说是 5, 570 万)，首都曼谷 (Bangkok, Krung Thep)。

有一说泰人 (Thai, 自由之意) 是汉化西藏人的族群，东南亚对泰、暹、掸、老的称呼虽有不同，其种族都是牢哀的支派。泰北的少数民族有苗族、傣族等，都是后来从云南、广西一带经高棉、寮国而到泰北边境，所以有着与华人相似的习俗。据考证数千年前，已经有操着孟语和高棉语的南岛语系族群，移居到肥沃的昭匹耶河 (Chao Phya River) 畔居住。

泰国著名的历史学者丹隆亲王研究认为，西元前三世纪，印度的阿育王曾派遣一团佛教僧侣，到达昭披耶河谷有金地之称的佛统宣扬佛教；西元一世纪时，印度商人到达泰国半岛来找寻新商品，并带来印度的文化风格，诸如艺术、建筑、

宗教等。这种风格在泰国南部沿袭了近五百年，并延伸到别的地区。

佛教出现后，这个源自印度的新宗教，便在这种基础上大放异彩。西元七至十一世纪泰国中部是由孟（猛）族建立的堕罗钵底王国（Dvaravati）所统治的时代，最初在乌通（U-Thong，泰语也有“金地”之义），后来是华富里（Lophburi，罗布里，湄南河上游，古罗斛国）和佛统（Nakhon Pathom、Pra-Pathom）三个地区都是“上座部佛教”（Theravada Buddhism）的中心，这个宗派广为全国所接受。

西元七世纪崛起的高棉（Khmer）安哥帝国（Angkor Period），是信仰婆罗门教与大乘佛教，开始将它的势力扩展到泰国的东北地区，后来伸展到罗斛、速可泰、披迈，甚至到了缅甸的东部。因此婆罗门教与大乘佛教，也影响了泰国。同时，泰国将柬埔寨文作为暹罗最初的文字，到了十三世纪的时候，暹罗把柬埔寨文加以改革，成为现代的暹罗文。可见早期暹罗主要宗教是“印度教”，到十二世纪末才为“大乘佛教”所取代。

西元八至十三世纪在泰国（马来）半岛南部利可（Ligor）或称那空西坦玛叻（Nakhon Si Thammarat）地区，受到起源印尼苏门答腊所建立的一个好战的“室利佛逝”（Srivijaya）帝国统治，这地区印度文化影响在先，室利佛逝的影响在后，两者都信奉“大乘佛教”；十一世纪泰人大量由中国南方的云南举家迁入，形成两个王国，一个在北方靠近湄公河，一个在较南的昭匹耶河谷边缘。今天的泰人就是这些族群的混血种族。

十三世纪泰族在泰国的中部、北部打败掌权的柬埔寨人，建立泰族第一个王朝「素可泰王朝」。西元 1350 年，泰国第二个王朝在大城成立，称「大城王朝」，国力强盛。西元 1769 年，泰族人与缅甸人交战失败，后来由汉人郑昭带领下，击退缅甸人，「大城王朝」改由第三王朝「郑氏王朝」取代，结束了泰国历时最长的王朝，并将当时首都迁往吞武里。

西元 1782 年，郑华政变成功，成立至今的「却克里王朝」（Chakri Dynasty），以「拉玛一世」称号登基，再改建国都于曼谷，将新都命名为克伦太普（Krung Theb，天使之城）现在的泰王蒲美蓬即「拉玛九世」。如今泰国拥有百分之九十五人口信仰佛教，使得泰国成为南传的“上座部佛教”最兴盛的国家。

西元 663 年时，有一位嫁给缅甸南部一个猛国（Muong）国王的罗斛国公主占萨末旦维（Chasa-ma-Devi），不知何故离开她的丈夫，同时带了一批佛教徒到今泰国的北部南奔，后来建立“哈利班超国”（Hari Pun Jaya、Haripountchoi，

另有译成哈瑞彭洽)——“女王国”(也称女子国或女人国),是一个信仰上座部佛教的泰族邦国,传国共有六百二十九年的历史。该国在西元1292年被东北方另一个泰族的揽那国(Lanna 又译蓝那,即八百媳妇国)的国王猛哈意(Mangrai、Mengrai,又译孟莱、曼格莱、莽来)所灭。

据说占萨末旦维女王她在之后建立了五百座佛寺,其中一座寺叫摩诃延那(Mahayana,大乘)寺在南奔南邦(Lampangluang),至今当地仍有一座寺称用此名,地点是在今日的亚南邦的甘那补利(Alam-ganapuri)。

泰国式的庙宇称为瓦(Wat),是由一些繁复的建筑和宗教性的建筑物聚合在一个单一的范围內。「正殿」(bot)或称「羽婆婆」(ubosot)、「任命厅」是最重要的建筑,也是新比丘举行皈依典礼的地方。通常由八块「界石」(巴西玛,baisema)围绕着界定出这块神圣的区域,而能摆脱俗世的挟持;「僧院」(viharn)是一个僧侣和信众听道的大厅,和正殿的差别,只是有无界石而已;「佛塔」(chedi,支提)是保存佛陀的遗物或重要人士骨灰的地方,而为了保存这些圣物,正是当初建造寺院的原因;钟塔是以钟声召唤住寺僧侣进行仪式的设施;「河泰」(ho trai)就是藏经阁,常建在水上或是架在高台上,以防白蚁的侵袭;「沙拉康披恩」(sala kanprien)一间供信徒聚集的厅堂;「沙拉」则是供朝圣者及访客休息之场所;「僧侣住处」是独立的房舍,最大的一间是留给住持居住;「火化处」是一座塔状的建筑,经由阶梯将尸体送入火化。

由于不同文化的影响,泰国的建筑一直在改变,最早是在北部肥沃河谷的「素可泰王朝」(Sukhothai、Sukotai 苏口胎、速古台 Sorkotai,是幸福晨曦之意。当时通常以都城之名为国名。)时期(西元1240-1320年,另有说是1257-1436年)建造的高棉石屋顶寺庙的组合和孟族形式的结构建筑。泰人引进木造的屋顶,采用彩色砖瓦和陶制饰物。其他又有来自印度、缅甸、中国和斯里兰卡的建筑型制。而且佛像的创作也是如此,揉合了各国的特色,产生了祥和的气氛。

泰族人首先正式建国的是「素可泰王朝」,素可泰地区原属于柬埔寨,位于中央平原,距曼谷西北方四百四十公里。初期这个小王朝建国以后,其领土便急速扩充至约和现今的泰国一样。这时期有位伟大的君主兰坎亨国王(King Ramkamhaeng the Great,西元1275-1317年,元史称他为敢木丁。),即位时就从斯里兰卡请来上座部的僧侣,并确立了上座部佛教的领导地位。而且发明并制定泰文、订立法律,国家安定,并受到邻国敬重。

可是,在他之后的国王因太过投入宗教,而荒废国事,因此素可泰的势力只维持了约二百年。到了西元1378年,便使治权转移到湄南河下游昭披耶河谷的大城府(Ayutthaya 阿育他亚、阿瑜陀 Ayuidia),而成为大城的附属城邦。大

城时期（西元 1369-1767 年），泰国的建筑已经有了自己独特的特色。「阿瑜陀王朝」诸王也是“尚佛教，国人效之，百金之产，便以其半施佛”，上座部佛教成为国教。大城的三十三位国王，学到了高棉神圣王权的观念，于是揉合了婆罗门教的仪式，并创建华丽的宫殿和宏伟的佛寺。

而且王朝之版图曾扩及至现在的寮国、缅甸、柬埔寨、及部分的马来西亚。可惜于西元 1767 年，大城被缅甸人放火烧城七天七夜，市区建筑物以及许多佛寺付之一炬，如今仅能从荒烟漫草间的残余处，发现雄伟的佛寺与巨佛的遗迹，来猜想昔日的繁华景象。

如今在大城时期所留下的佛教文明，也就是素可泰遗迹（国家）公园，西元 1991 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保护。当时在素可泰时期建有玛哈泰寺（Wat Mahathat）、莱加布那拉寺（Wat Raja Burana）、菩斯理善佩寺（Wat Phra Sanphet）、罗卡亚苏塔寺，使成为佛国重镇。素可泰地标三宝塔（Wat Phra Si Sanphet）建于西元 1448 年，位在皇宫内，仍保存着很完整，建筑的线条十分细致，主要是供奉佛陀舍利和皇室成员的骨灰。塔前的宝殿即毁于缅甸之火，只剩下残砖破瓦，以及重新归位的佛像，但仍有其肃穆气氛。遗迹公园里的兰坎亨国立博物馆，珍藏者大批古代的佛教文物。其他如皇家寺庙玛哈塔寺（Wat Mahathat）、皇室丧礼重要场地三保佛寺（Phra Mongkonbophit）、泰印风格的贵妃寺（Wat Chaiwatthanaram），以及古城外西北的西中寺（Wat Si Chum）均十分值得参观。

泰国唯一无僧侣住持的寺庙，是坐落在曼谷大皇宫区一角的菩开奥寺（Wat Phra Keo），也就是玉佛寺（Emerald Buddha Temple），它是皇家寺院。寺内供奉着泰国最负盛名的守护神菩开奥，其实它是一尊高 66 公分，双膝之间宽 48 公分的绿色翡翠玉佛。玉佛是七块翡翠绿玉雕成，在头、肩、腹、膝等部，内藏有九粒佛陀的真身舍利。传说是在十五世纪时（或更明确的指出是西元 1434 年的夏季），因为闪电击中泰国北部昌莱一座佛塔而显露出来的。其后的五百年里，有关此座小型坐佛的神奇传说一直不断。曾经供奉过玉佛的各国，都有不同的《玉佛史》述说着玉佛的历史典故。

据说这尊玉佛是弥兰陀王的国师那先（龙军）比丘发愿，由天人协助而雕成的。原先供奉在摩揭陀国王都华氏城（今巴特纳），却因为战乱的缘故，转而寄放到楞伽岛的。西元 457 年，缅甸的阿律奴陀王为了正法的传递，亲自以神通飞到楞伽岛去请法，但是法宝与玉佛竟然没有随船去到缅甸，反而到了柬埔寨，佛法就传到了吴哥。因此，有如此这般的一段离奇故事，流传在中南半岛。（此传说的年代时空有许多的差误，各国都强调他们是合法正式拥有过，但姑且一听可以。）

这尊玉佛曾被泰国许多北方城市奉祀，曾有 214 年是存放在寮国首都永珍。拉玛一世（King Rama I，「却克里王朝」Chakri dynasty 第一位君王，于西元 1782 年登基）未登基前，摧毁并占领寮国，从万象（今永珍）将玉佛携回泰国。（可是另有一说，是复兴泰国民族的「吞武里王朝」达信王 Phya Yaksin，华裔，原名郑信，于西元 1778 年率军征服万象时迎回的。达信王后来被部下军人所杀，换其所属却克里将军起来领导，即拉玛一世）拉玛一世将翡翠玉佛从吞武里（Thonburi）的郑王庙（the Temple of Dawn，破晓寺）迁往曼谷（Bangkok），尊为新设首都曼谷的主要佛像，而成为泰国数千座中最受尊贵的佛像。

这座坐落在曼谷王宫里的玉佛寺经后来的「曼谷王朝」国王大以整修，益加光辉华丽。玉佛寺的山墙上雕刻着守护神毗湿奴跨骑在金翅鸟迦卢荼（garuda）上，外墙装饰着镀金灰泥和彩色玻璃片。每年有三次，冷季、热季和雨季三季开始时，由国王替翡翠玉佛更衣，其仪式十分隆重。无数的泰国民众也定期来玉佛寺膜拜，并许下各式的愿望。玉佛寺的建筑是泰国传统装饰技术与神话塑像最佳的范本。西元 1982 年为庆祝曼谷建城 200 周年庆时，曾全面整修玉佛寺。

曼谷王宫的正南方有一座卧佛寺（Wat Phat Chetupon，涅槃寺）又名普切图彭寺，是全曼谷最古老的寺，也是全泰国最大的寺，更是真正的泰国美术馆。原建于十六世纪的大城时期，因年久失修，拉玛一世于西元 1793 年下令重建，经八年后完工。西元 1814 年拉玛三世又下旨重修，历经十七年拆除大殿、讲经楼等重建，并新建两作佛塔及卧佛殿，因殿中的巨大卧佛（Reclining Buddha）十分醒目，所以当地人称作涅槃寺（Wat po）。拉玛四世时再增建一座佛塔，就是现存占地约八公顷的规模。本寺最尊贵的是四十六公尺长、十五公尺高的巨佛，其高十五点五公尺，脚掌底有 108 颗珠母装饰镶嵌成生动的吉祥物，是游客最喜欢参观的。

圣骸寺（Wat Mahathat）的本身并不起眼，可是却拥有一所佛教大学（Buddhist University），和尚都在此学习、受训。泰国第二尊最为重要的佛像，供奉在菩拉佛陀西恒（Phra Buddha Sihing），寺内壁画是泰国最精致的作品。

靠近华兰彭火车站（Hualampong Railway Station）的金佛寺（Wat Trimitr）于西元 1957 年，为了搬动大型石膏佛像，不慎摔破，露出藏于其中的黄金佛像，重达 5.5 吨。

距曼谷以西 54 公里的佛统镇（Pathom）平原，有一座巴帕通大塔（Phra Pathom Chedi），它是世界上最高的佛教建筑物，塔身是黄色。加建于西元 1853 年，高达 127 公尺，塔基周围有 235.5 公尺，塔内有一座近一千年历史的古塔，

据说是佛陀灭后 570 年或千年后所建。这座庞大的尖塔四周是树木环绕的走廊，各类树木都与佛陀的生平有关。

建城于西元 1296 年清迈（Chiang Mai 昔称日梅 Zimmer，又称景迈 Xieng Mai，为古代“兰那王国 Lan Na——八百媳妇国”的都城）是泰国第三大城，有「北部山地的玫瑰」之称。清曼寺（Wat Chiang Man）是清迈最古老的寺院，坐落在旧城的东北角，如今仍保存良好，是清迈城的建造者孟莱王于建城次年所建的第一座寺院。寺旁的尖塔闪闪发光，为镀金铜质外观，整座四方塔由面向四方的灰泥石象撑着。

据说在十四世纪时的库纳王（King Ku Na），发现有佛陀的一颗舍利，将此舍利放在象轿中，任由大象自由走动，大象登上了素帖山就停下脚来，于是在位于城西海拔一千多公尺的素帖山上兴建了一座佛寺，以供奉佛舍利。从素帖山上往下看，可以俯视清迈，风景特别优雅。目前清迈的双龙寺（Wat Phra That Doi Suthep）就是十六世纪时由原来的佛舍利寺改建的，据当地信徒说该寺相当灵验，所以香火相当鼎盛。双龙寺又名素帖寺，是一座纯正的泰式寺庙，由两百四十二点二公斤的黄金打造而成。

从清迈一路往北，越接近缅甸、寮国，佛寺的式样的变化，就有了缅寺、寮寺的影响。位于清迈西南部的南邦城，曾经于西元 1558 年被缅甸占领，结果兰那国成为庇古（Pegu、Bago）王的附庸有四十年。可是西元 1615 年开始，缅甸王阿瓦（Ava）又再度控制兰那百余年。因此兰那受到缅甸文化的影响，南邦（Lam Pang）城内的缅甸寺（Wat Sri Rong Muang）是在二十世纪初缅甸统治时所建的佛寺。纯正的缅甸寺是以九个重迭的尖塔为屋顶为造型。缅式高塔是一层一层堆迭的塔，塔前有狮子和龙等吉祥动物来守护。

泰北最美丽的灰泥石雕作品非柴迪迦佑寺（Wat Chedi Chet Yot）莫属。西元 1455 年国王特莱叻卡（King Trailoka）为了庆祝佛陀两千年的诞辰（又一个佛陀纪元的资料），特别派遣三十名建筑师与工匠，前往印度的菩提迦耶（Bodhgaya）观摩。他们返国之后，便建造一四方基座，由六座较小的尖塔（yot）环绕一较突出的尖塔，使总数为七。最吸引人的是七十尊灰泥雕像（chet），刻于外墙，双手合十，栩栩如生。

清迈最重要的佛寺，是曼格莱王朝的帕于王为了存奉他父亲卡福王的骨灰，于西元 1345 年兴建的菩辛格寺（Wat Phra Singh），据说寺内的佛陀圣像是在斯里兰卡建造，然后经海运回国的。菩辛格寺最值得一看的是图书馆（ho trai），为最美丽的木造建筑，高耸于灰泥基地上，地基上面有浮雕天使像。

古道寺（Wat Ku Tao）离国家体育场不远，是缅甸式的寺院，本身建筑并无特殊之处，不过它的佛塔却是泰国最繁复褥丽的代表之一。这座尖塔建于西元 1613 年，为的是收藏统治清迈的缅甸王骨灰而建。塔是由五颗球形覆钵依小大顺序排下的外形，与黎明寺（Wat Arun）和其他许多尖塔建筑类似的是，它的灰泥外观以贝壳及瓷片装饰成花朵的图案。

泰国建筑史上的黄金时代是在苏里亚瓦门一世（Suriyavarman I，西元 1002-1050 年，又译为苏利耶跋摩一世）。苏里亚瓦门一世在泰国东北部靠近那空叻差西玛（Nakhon Ratchasima）建立了菩侬旺寺（Prasat Phanom Wam），原是印度教庙宇，后来改为佛教寺院。有圆塔矗立在矩形院落中央的四个旧圆塔间。在北面通往正殿入口处之上，有精致的石制门楣，还有后来加刻上去的佛像。菩侬旺寺仍保留十一世纪时的内部陈设，其中有些佛像仍受到当地人的崇拜。

约建于十一世纪末的披迈石堡（Prasat Hin Phimai）是位在离那空叻差西玛约 48 公里处，往孔敬（Khon Kaen）的路上，有着异国高棉吴哥艺术”早期最佳的建筑，后来才改成为大乘佛教的寺院。这一个结构复杂的建筑群立于一个大四边形中，曾经是一个有坚固围墙的城，也是一个艺术之岛，有孟河（Mun River）围绕着，还有两条天然水道及一条已消失的运河。其富丽的南门被称为帕突恰（Pratu Chai，意即胜利之门），它有亭子般的造型，以粉红色的砂岩筑墙，面向吴哥，由一条直线公路连系着两地。而其它三门的方位也都面向重要的地点。围墙内最显著的是柬埔寨国王阇耶跋摩七世所加盖的皇家行宫。

此地还有一座顶上装饰着莲花的神殿，是吴哥式的结构，但在十三世纪左右披迈转变为佛教寺庙时，一并遭到修改。此仍保存良好的神殿建筑群建于方形的基座上，有四个入口，主要入口也朝南，每一个入口都由五头的“那迦”（Naga，圣蛇）守护着。殿内横梁上丰富精细地雕刻着佛陀的本生故事以及密宗的护法神像，表现出异国高棉艺术的精华。高棉寺庙建筑的型制有其代表意义：护城河代表大海，环绕的墙是高山，而寺塔就是须弥山，完全出自印度对宇宙的神话观念。

泰国东北部最有名的佛教寺院是湄公河畔的菩泰帕侬寺（Wat Phra That Phanom）。寺中央所立是建筑形式模仿寮国永珍泰浪（That Luang）的佛塔，西元 1975 年塔顶遭季风暴雨破坏，被视为不祥之兆，因而马上获得修复，四年后泰王亲临举行落成典礼，就是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模样。

位于清莱山腰处的雷东塔，是在西元 911 年由纳拉王朝建筑的千年泰式佛塔，塔内埋藏有佛陀的一支左边肋骨，该塔虽已经过多次的翻修，仍然相当灵验。泰国皇太后还亲手策划了一处雷东花园（Doi Tung Garden），值得一赏。

○印尼的佛教与建筑文化

印度尼西亚群岛（Indonesian archipelago）指的是印度洋旁布满火山的东印度岛屿群（East Indies），目前还有 220 个火山仍蠢蠢欲动。这个群岛也就是世人惯称的「香料群岛」，更是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印尼这个国家因为拥有万余个岛屿，因此有「千岛之国」（称“万岛之国”还比较妥适）的称号，更是世界上信仰“伊斯兰教”人口最多的国家。目前印尼的领土面积有 1919,445 平方公里，有三分之二的领土位于南半球，总人口数约为 20,633.8 万人，首都在爪哇岛西部的雅加达市（Jakarta）。

现今的我们会一直以为印尼本来就是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度。其实在西元八世纪时，经过来至印度连续无数波的传教活动，印尼的佛教基础已十分坚固。可惜到了十三世纪时，“伊斯兰教”才取代了佛教。如今印尼人并不严格固守该国的四大宗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和“佛教”）的任何一教，而是采取和平共存折衷式的信仰着。但目前仅有百分之一人口信仰佛教，而且大多是华人；有部分来自福建兴化的华人，则是同时信仰东岳大帝与“汉传佛教”。

《后汉书南蛮西夷列传》记载：「永建六年，日南徼外叶调王便，遣使贡献，帝赐调便，金印紫绶。」可知于西元 132 年时，即有爪哇之叶调国调便王（梵音 Deva-varman，即天佑）遣使朝贡中国。亦知此国是受印度文化影响至深的国度。印尼的爪哇与苏门答腊原是单一的岛，可能是在西元 535 年左右，一次强烈的火山爆炸，造成巽他海峡（the Sunda Straits），大岛因而分出两半。

唐代时苏门答腊（Sumatra，苏门答刺、速木都刺、三佛驮，或称旧港，因产金，又称金洲，义净称为末罗游）的渤邻邦有一个国家叫作室利佛逝（Sri Vijaya），或后来所称的“三佛齐”。在其强盛的时候，马来半岛的一部份，中古时期的麻六甲苏丹王国曾为其属国，其文明即脱胎自南苏门答腊，今之马来土语亦同属南苏门答腊土语，但较为简化。它掌控了从阿拉伯海或印度洋与中国南海的交通咽喉。八世纪初，室利佛逝与当时印度“大乘佛教”中心的孟加拉关系密切，因此受到影响。

印度大乘密教法师金刚智（Vajrabodhi，跋日罗菩提）将密教传入，所以

室利佛逝 (Sriboja) 也是佛教在东南亚的中心，为印度文化东渐的首站。在今巴淋邦 (Palembang, 渤淋邦)，曾找出不少阿摩拉瓦底 (Amaravati) 派的佛像与一些古物。苏门答腊的「三佛齐王朝」与爪哇的「山帝王朝 (Sailendra Dynasty)」都是崇拜佛教，二者曾相友好又通婚。

早在西元 414 年，中国佛教史上四大翻译家之一，晋代僧人法显曾于爪哇 (耶婆提国 Java Dvīpa) 海岸触礁遇险，他说当时：「耶婆提其国外道婆罗门兴盛，佛法不足言」(西元 412 年，晋安帝义熙八年，第一位赴印度求经拜佛的法显，由锡兰的无畏山寺回国，后着《佛国记》，述说沿途见闻)。稍后于西元 423 年，求那拔摩 (Guna-varman, 功德铠) 到达爪哇，国王与母亲都皈依佛教，佛法才开始流行。

而据史料显示唐高宗咸亨二年 (西元 671 年)，也被誉为中国佛教史上四大翻译家之一，高僧义净从中国由海路到印度时，印尼苏门答腊岛 (Sumatra, 中国史籍有叶调、阁婆婆达、诃陵洲、耶婆提、爪哇之称) 已是东南亚“大乘佛教”的中心，可见当时的印尼曾是个信仰“大乘佛教”的国家。

义净在三佛齐停留了半年，同时在此学〈声明——梵文文法〉。如今苏门答腊岛的语言仍然流存印度用语，虽然利用英文字母拼音文字，如“大”还是称拼为 maha；“王”是 raja；许多语音与印度与相同，或者只是转个音。

义净法师在《求法高僧传》写到：「又南海诸洲，咸多敬信。人王国主，崇福为怀。此佛逝廓下，僧众千余。学问为怀，并行多钵。所有寻读，乃与中国不殊。沙门轨仪，悉皆无别。若其高僧欲向西方为听读者，停斯一二载，习其法式，方进中天 (竺)，亦是佳也。」所以义净如同玄奘大师在高昌受到高昌王曲文泰帮助一样，也受到佛逝王的友好礼遇，“王赠支持，送往末罗瑜国。复停两月，转向羯荼。至十二月，举帆还乘王舶，渐向东天矣。”义净法师称当时印度或南海佛教有四，即大众部 (Mahasanghita)、上座部 (Sthaviravada、Theravada)、正量部 (Sammatiya)、根本说一切有部 (Mulasarvativada)。

义净去印度十载，而在三佛齐后来也有十余年。当时的三佛齐还没有纸张，为了抄写与翻译佛经的方便，义净曾于西元 689 年回广州一趟，专门购买纸墨及带去抄写梵经的人员到三佛齐，直到西元 695 年全部译经完成，才将抄译的佛经携回洛阳。由此可知当时佛经的中文译音可能偏向于广东话，与近代 (北方辽、金国语) 的满大人所说的官话 (Man-Da-Rin, Mandarin, 国语) 腔调有所不同。

在西元 1814 年时，英国的代理总督莱佛士 (Thomas Stamford Raffles) 派遣他的军中工程师前去爪哇 (Java) 勘查谣传的「佛雕山」，终于证实有一座荒

废了一千多年的古迹，藏在爪哇岛日惹（Djokja、Yogyakarta，或简称 Yogya）西北方 42 公里的山区里。日惹是古爪哇王国的首都，市中心现今仍有占地四千多坪的皇宫，建于 1755 年，有点像北京故宫。

十六世纪时，「佛雕山」古迹就被列为世界七大奇迹（Seven Wonders of the World）。不幸的是，该古迹却遭到荷兰官员与当地村民的破坏劫掠。西元 1896 年，暹罗国王访问爪哇时，就收到石雕佛像为礼物。虽然在西元 1900 年殖民政府发出警告，而制止了长期的非法行为，但是经过两次的世界大战、经济大恐慌，延迟到西元 1973 年才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垂怜，而获得赞助研究经费，开始大规模的修复。

在介绍高棉佛教与建筑文化时提到，于西元 800 年，阇耶跋摩二世（King Jayavarman，西元 802-850）从爪哇（Java）回到真腊。阇耶跋摩二世在爪哇时，有印度人所建立的「刹朗德拉王朝」（Sailendra，岳帝王朝），信仰由东印度波罗王朝（Pala）传来的大乘密教。大乘密教在爪哇流行约有四百年之久，而且还越海向马来西亚半岛北部、泰南、泰北、柬埔寨传递。当时爪哇岛上就建有佛教密宗“婆罗浮屠”（Borobudur，意为山丘上的佛寺，华人称为“佛楼”或“佛雕山”）佛教寺院，还有许多具有艺术价值的石造佛教建筑。

被汤恩比称为：「人类最美丽的艺术作品之一」的婆罗浮屠，这座世界规模最大的佛教遗迹，位在今爪哇岛独雅加答（Djokjakarta，Yogyakarta）不远处，建于「山帝王朝」西兰陀王（Sailendras，King of Mountain，西元 778-856 年，是扶南山帝的后裔）时期，但是在落成后的一百年内，山帝王朝急速衰落，信奉“印度教”的马它兰王国（Matanam）兴起，婆罗浮屠就被遗弃而荒废。（是否因兴建婆罗浮屠，耗尽国力而衰，并不确定。）

从空中俯视，婆罗浮屠的外形是一个巨大方圆相涵的几何形曼荼罗（轮圆具足，mandala），又好像雕刻精细的金字塔，完全以佛教的宇宙观兴建。在地面上远望，它则是窄堵波，上部分共有九层（也代表九代山帝），下六层也代表“六道”（地狱、饿鬼、畜生、阿修罗、人、天），上三层代表天道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底层每边长 112 公尺，向上逐层递减，每层的台基与墙壁，都是用火山岩石材砌成，总计有二百万块。在三个垂直的部分是个宇宙模型。底部的浮雕描绘的是有人类欲望的“欲界”（khamadhatu）；中层的梯台与回廊叙述的是“色界”（rupadhatu）的百态，并且以浮雕显示悉达多王子（Prince Siddharta）修行证道成佛前的生平；最上层则是佛陀跏趺坐的雕像，象征“无色界”arupadhatu）的境界，而中央的达葛巴（dagoba）佛塔代表全然的超脱三界。三层圆台的各层都有佛塔，共有 505 座。

整座佛楼之柱为犍陀罗系、中印度系，塔为中印度系，又有锡兰、缅甸的风格，其中还可发现唐代、安南、柬埔寨等国之风貌，可说是集各国之样式混合而建成的。根据估计，当时建造婆罗浮屠动用了三万名石材切割工、一万五千名搬运工以及数千名木匠，费时五十至七十五年才竣工。

显然，“佛楼”——婆罗浮屠的建造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彰显佛陀成道的境界，另一方面则是做为僧众修道与朝圣的依归，更作为帝王祖先崇拜之用。婆罗浮屠也是座庞大的陵墓，可能曾安厝过信仰佛教的统治者或圣者的遗体。因为，婆罗浮屠东边有两座较小的寺庙，一是“巴翁”（Pawon，厨房或火葬场之意），装饰着冥钱树与天人乐师；另一是冠状屋顶已不翼而飞的梅都佛塔（Candi Mendut，梅都支提），描绘着善良的寓言故事和民间传奇。

梅都佛塔的主题体包括了雕工细腻精致的窗棂格饰，所刻划的菩萨与佛教雕刻据说是全世界最上乘杰出的精品，其中有一尊释迦牟尼佛的坐像，两旁陪侍者是金刚手（Vajrapani）菩萨与观世音（Avalokitesvaro）菩萨。从金刚手菩萨的出现，可知爪哇岛已开始流行“大乘佛教”的密宗。

爪哇佛教的没落，主要是「马它兰王朝」（Mataram）在中爪哇兴起，后来「刹朗拉王朝」被兼并，即以湿婆教的优势取代了佛教。而且湿婆教教理在这个时候混入了佛教，形成了“湿婆佛教”，然后再影响了柬埔寨。十二世纪中期波罗王朝式微，婆罗门教在印度复兴，更加速大乘佛教的外道化，佛教已变成是不单纯的信仰。十三世纪后，伊斯兰教及其文化从阿拉伯传入，佛教就在印尼群岛、马来半岛逐渐消失。

今印尼所属的加里曼丹（Kalimantan）、汶莱的婆罗乃（Brunei）及马来西亚所管的沙劳越（Sarawak）合起来是古代的婆罗州（Borneo），又称渤泥与婆利，据历史记载判断，这个洲有不少的国家。西元六世纪时，婆利的佛教似乎很发达，因为在该国给梁朝皇帝书中说：「皇帝是我真佛。」那么，可能在五世纪以后，佛教与“印度教”已双双进入本洲。

宋代赵汝适在《诸蕃志》指出：「遇（逢）佛节其王亲供花果三日，國中男女皆至。……必候六月望日，排办佛节，然后出港，否则有风涛之厄。」，说明佛教的影响之大。元代汪大渊在《岛夷志略》写到「崇奉佛教唯严」，明代费信在《星槎胜览》写说「其国之民崇佛像好斋沐」。

○马来西亚的佛教与建筑文化

马来西亚（Malaysia）正位于东南亚的中心位置，是一个半岛国家，有各色各样的人种与宗教，是种族文化缤纷的国家。目前领土面积有 332,965 平方公里，总人口数约为 2,141 万人，首都吉隆坡（Kuala Lumpur）。西元前三千年，从中国南部有一种黑肤色的矮小民族昆仑人，来到马来半岛的（Malayu，今占碑），是为马来人。

西元前一世纪，半岛就开始与较早开发的贸易势力有了往来，印度和中国都是当时的贸易大国。过去几千年“印度教”与佛教在半岛留下深刻的痕迹，尤其语言、习俗的影响最大。据说西元前 425-375 年之间，申毒（印度）人似曾通过麻刺甲（Malacca）海峡，经苏门答腊、爪哇之南来到中国东部海岸，输入印度洋、波斯湾的真珠等。直到十四世纪，以航海商运专长的“伊斯兰教”从印度与阿拉伯传入，“印度教”与佛教的影响力才消褪。

隋代时，在马来半岛的赤土是信仰佛教的国家。《隋书》卷八十二〈赤土传〉记说：「居僧祇城，有门三重，相去各百许步。每门图画飞仙、仙人、菩萨之像，……」

马来西亚的第二大民族是华人，占有总人口百分之二十四点七，最早是在十五世纪时，由三保太监郑和下西洋期间，陆续随同到此的。由于海外的华人信仰佛教或道教，在华人较多的槟城（Penang、Pinang）就有佛教的寺庙存在。槟城的宗教建筑反映着兼容并蓄的特色，常常一条街道上就可以看到“伊斯兰教”的清真寺、华人的道教寺庙、“印度教”寺庙、泰国式的寺院，当然更有兼具宗亲聚会与庙宇的会堂存在。

位于槟城龙布玛街（Lorong Burma）有一座色彩缤纷泰国式纯佛教的卧佛寺（Wat Chayamankalaram），以金碧辉煌的建筑式样为特色，寺中的卧佛是世界第三大的，长度超过 33 公尺，仅次于缅甸和泰国的卧佛。寺里中央卧佛的左侧，罗列着拟人化的十二生肖神像。卧佛之后规划有整齐的骨灰置放处，使槟城过往的开拓者得以长眠，并受后人之瞻仰。

卧佛寺的对街也有一座缅佛寺，尽管两座寺院都是供奉着释迦牟尼佛，但是视觉效果却有极大的不同。缅佛寺正中央站立一尊金身的释迦牟尼佛，显出一股庄严的气氛。最特别的是寺院后方有十几尊不同地区的释迦牟尼佛佛像，将佛教东传至亚洲各国后的佛陀法像一一罗列，给人不同的感受。

槟城东南十四公里的日落洞路（Jelutong Rd.），距国际机场约一点六公

里，有一座清云岩，供奉着清水祖师。据说是一位大陆和尚来槟城时，将清水祖师的神像分灵到此而建成的。目前清云岩里盘踞着数十条青蛇，不论是廊柱、烛台、香炉、神像上，都可见到青蛇的影子，因此又有「蛇庙」之称。传说每年清水祖师圣诞时，各地大小蛇群都会自动向清云岩聚集，仿佛是特地来向祖师拜寿一般，让当地人甚为惊奇，故被列为槟城十大奇景之一。

始建于槟城阿依淡区的极乐寺，距离乔治市约四十五分钟车程，1891年妙莲和尚发现建寺所在之地，峰似鹤顶，山似白鹤展翅，当时即以鹤山极乐寺(the Kek Lok Si on Houk-san)名之。此寺是近代汉传佛教传布南洋的大寺之一，其主要佛殿有大士殿、天王殿、大雄宝殿、圆通宝殿、五方佛殿、万佛宝殿、无量寿殿、观音圣殿等巍峨建筑组成。

极乐寺占地三十亩，是一座中国式的丛林，因为开山和尚来自福建鼓山涌泉寺，所以殿宇的型制处处显现闽南式风格。其大雄宝殿之正脊采双龙护法为题材，中间是法螺，螺上有牟尼珠，表示说法能圆融如意。殿内还保存有光绪赐之「大雄宝殿」匾以及慈禧的「海天佛地」题字。另有世上仅存两部的《龙藏经》作为镇山之宝。

极乐寺新近由中国航天部设计，以锡青铜铸造了一尊号称全世界最高的观音立像。高度几乎有四十公尺，矗立在山上，成为极乐寺的新地标。为了免除菩萨像受到日晒雨淋，已计画在四周围建八角宝亭，打算用十六根的青岩龙柱建成，并且周围铸建千尊六呎高的观音像，象征迎吉接祥，估计还要花费马币数千万零吉。

○新加坡的佛教与建筑文化

一个接近赤道的小国新加坡，又名“石叻”(Selet)，意为海峡，又名“狮城”(梵音Singhapura)，中国亦称为“单马锡”(Tamasok)。目前该国领土面积有639平方公里，总人口数约为347.6万人。新加坡位于马来半岛的南部，凡是来往印度洋与中国南海之间，经过马六甲(Malaka，满刺加)海峡者，必定经过新加坡。

西元1819年，英国殖民拓荒家史丹福·莱佛士(Sir Stamford Raffles)踏上新加坡，就看出这座岛的重要性，于是开始营建成为一个重要的港口。而独

立于西元 1955 年的新加坡（Singapore）名字源自梵语的“狮子”（singha），据传是源自一位马来王子曾在岛上看到一头狮子的历史神话。所以，新加坡又称为“狮城”。除了人力资源外，新加坡以坐落在马六甲海峡（Straits of Malacca）的入口为她唯一的资源。新加坡有四分之三以上的人口是华人。

位于新加坡岛中心附近大巴窑（Toa Payoh）镇里的金吉路（Kim Keat Road）上有一座双林禅寺，是由两位富有的香港商人出资兴建完成于西元 1908 年，是新加坡市里最堂皇的一座佛寺。建筑风格完全是中国式，由天王殿、大雄宝殿和观音亭三进布局组成。寺门有两位威风凛凛的门神守卫着，内殿供奉弥勒未来佛和观世音菩萨，还有关帝（关公，即关羽）。寺的屋顶起翘优美、木作曲折繁复，吸引不少人。另有一座观音寺坐落在滑铁卢街（Waterloo Street），是岛上最多善男信女膜拜的地方之一。观音寺并不华丽，寺庙几乎没有装饰，天花板上没有彩绘镀金的梁柱，而是吊着一卷卷的香环。

由泰国僧人建造的千光寺（Sakyamuni Buddha Gaya）位于跑马埔路上。信徒只要捐款少许，就可以点亮数千盏小电灯，这些灯环绕成一个大光轮，光轮围绕着一尊高 15 公尺、重 600 吨的释迦牟尼佛像。寺中还有珍珠母复制的佛陀脚印，以及一块从印度神圣菩提树剥下来的树皮。

○菲律宾的佛教与建筑文化

